皇清經解

日仁12
478
96

仁
478
96

史學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六

尚書集注音疏

召誥弟七十八

吳江徵君聲著

學海堂

支那所錢有物

周書十八　尚書十七

維二月无望粤六日乙未（望勿放反俗通作望別字）注鄭康成曰是時周公
尻攝五年二月二月不言正月者蓋待治定制
禮乃正言正月也聲謂望者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故其字
從月從臣從壬壬朝廷也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然則
是月乙亥朔己丑望也（朝直搖反）（疏）鄭注見周禮大司徒疏及
尻攝五年者振伏生大傳言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此下文所
言既是營成周之事故知是時尻攝五年也云二月三月當爲
一月二月者謂此經當爲一月既望下文當爲二月丙午朏也
鄭知然者以洛誥丞是尻攝七年十二月日此是尻攝五年事

計五年三月至七年十二月凡三十四月其閒餘分積至二萬八千九百七十六有奇以九百四十分之日法除之則三十日有餘矣則五年若六年之終必置一閏則五年三月朔至七年十一月晦以而三十四月若三月丙午朏則甲辰朔也推之五月當癸卯朔七月當壬寅朔率兩月而退一日則七年十二月應丁亥朔不得有戊辰若此二月爲一月下文丙午朏是二月則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戊辰乃其十二日鄭說誠是也但當爲一月之語出于鄭注經則无下以建子月爲年首而稱一月不云正月武成篇一月壬辰是也于時未皇制禮故改月而不稱正周公攝政非正爲王安敢遷言正月乎至六年而周禮成而洛誥當七年時猶詔王再殷禮明必待七年反政之明年爲成王元年乃稱正月此事之必然者故云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也治定制禮樂記文也云望者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故其字從月從臣從壬壬朝廷也者說文壬部語也云既朔既望十六日也者望是十五日則既望是十六日易小畜中孚皆云月既望皆取奭象十六日退辛也云乙未二十一日者經言粵六日粵于也于既望之六日則二十一日也準此二十一日乙未朔推之則知是月乙亥朔已丑望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鄴注馬融曰周鎬京也鄴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

鄴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康成曰從鎬京行至于鄴就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步行也堂下謂之步鄴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既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文恭也疏馬注見史記魯世家注云周鎬京也者武王尻鎬故知周是鎬京也云鄴文王廟所在者史記索隱云鄴文王所作邑後武王都鎬于鄴立文王廟是也云朝者舉事上朝以朝爲上也鄭注見詩王風譜正義及禮記曲禮上正義與魯世家注云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者考覲于祖禰廟猶告自然告考廟可知矣步從止少止足也少者反止亦一足也止少接踵而前故爲行也說文亦云鄴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文恭也者鄭箋文王有聲詩云鄴邑在鄴水之西鎬京在鄴水之東是鄴鎬異邑也經言步自周則至于鄴若出廟入廟甚近便不見異邑相遠之文者以成王恭于父祖奔告速疾告武王廟即行不俟車駕故錄書者不以異邑相遠爲文以見成王之恭也者魯世家注引此注爲文作爲父茲據曲禮正義改正之　注太保召公也召公先周公往視可定尻處鄭康成曰相視也先悉薦反相悉匠反

召上照反下召公先相宅此言太保先周公相
並同處昌慮反〔疏〕敘言使召公太保召公也鄭注見魯世家注相
視釋詁文粵若來三月維丙午朏朏方尾反〔注〕朏月未成光月三日也〔疏〕
云朏月未成光據李善所引說文與徐本說文異也朏從月出
是初生兆霸故曰未成光云月三日也者漢書律麻志引古文
月采曰三日曰朏案書正義引周書月令之謬然今逸周書月令敘目存
也則似漢書所引月采乃月令而篇則七矣其敘云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說者謂
即明堂月令亦无三日粵朏之文不審穎達何自引也注不解
粵若來之誼者以具解于武成篇矣粵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戊麥侯反〔注〕戊
申月五日也太保以五日之朝至洛相卜所居相息匠反〔疏〕云戊申
也者承上丙午朏而言粵三日戊申則是月五日也厥既得卜則經營〔注〕得卜得吉卜也
經營度也南北爲經東西爲營度代洛反〔疏〕毛詩靈臺傳經度之也
猶度也是經營皆有度誼故云鄭注義禮士喪禮云營
營者亦逸注楚詞九歎云然也經營雖同爲度誼而有縱
橫之異故有二名粵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注〕庚戌月

七日也能左右之曰以庶殷眾殷民也攻猶治也位城廓宮廟
朝市之位逸書作洛解曰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匚千七百
二十支邨匚七十里南繫于洛水地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
灤又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鄭康成曰汭隈曲
中也〔疏〕亳古鑊反或作郭別字朝直遥反支直兩反邨方丈反邨今洽反灤七
邨方丈反邨今洽反俗譌作湊〔疏〕月五日則庚戌爲月五日也
此庚戌爲月七日矣云能左右之日以者僖二十六年左傳文
謂以之左以之右唯吾所使是爲能左右之也云攻猶治也云
位城郭宮廟朝市之位者攻工記匠人營國匚九里傍三門
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建國必立城
郭宮廟朝市故知此攻位謂治此等之位也引逸書作洛解者
逸周書也彼文所言即此經營洛之事故引以爲說云城方千
七百二十丈者古者六尺四寸爲步三百步爲里則一里之長
百九十二丈依攻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則當云方千七百二
十八丈適符其數云方千七百
七十里作洛解原文本作邨方
城方七百里之亳非度也且彼
識之邨方七百里則出王畿之
畿之外四面各五十里必不然矣當

云七十里庶幾近之故以意改之也云南繫于洛水則在洛水之北卽此經所謂洛汭也云以爲天下之大澤若孔竈注云澤會也爲天下之所澤會謂四方道里均也云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者孔竈注云五宮宮府寺也太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路寢王所居者皆是也竈又云明堂在國南者則本淳于登之謬說非也孝經聖治章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不在南郊明矣且明堂爲天子布政之宮凡諸大典禮无不行于其中不得在國南也鄭注見正義云汭隈曲中也者孫炎注爾疋云隈水曲中也汭从水从內則是隈曲中也

粵五日甲寅位成〔注〕甲寅月十一日成謂規畫有就緒若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位定矣〔疏〕朝直遙反作邑大事豈能五日而成且下言也故云成謂規畫有就緒之言就也云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者周禮考工記匠人文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注〕翼日明日也周公以十二日之朝至洛通觀新邑之營域〔疏〕云營域者鄭注周禮小宗伯職云兆爲壇之營域是所規畫之處爲營域也

粵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注〕爲營洮于南郊因用牲以祀天也作洛解曰乃設丕洮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牛二者帝牛一稷牛一也郊用牲貴誠也〔疏〕洮治小反〔疏〕易俗通用兆〔疏〕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據上言三月正夏正建寅之月安知此用牲于郊非是正祭而云爲營洮于南郊因用牲以祀天也者若是正祭則王當以上旬行其禮于鎬京矣茲于新邑行郊祀之禮者以天子之郊必立郊祀之洮于是始立郊洮不容不祭故知是因始爲營洮而特祀也引作洛解者以證是時特立營洮以祀也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今本逸周書脫祀字又配下關一字茲引其文不可云以上帝配后稷因據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文以增成其說云牛二者帝牛一稷牛一也者公羊宣三年傳云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唯具是視禮郊特牲亦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是帝稷各一牛也云郊用特牲貴誠也者郊特牲而社稷太牢以少爲貴誠之致也郊特牲云于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特牲卽犢也又禮器云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眷其獨也內心眷獨皆貴誠之謂

粵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注〕立社以祭后土

以句龍配作洛解曰乃建太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
白土北驪土中央黃以黃土是也牛羊豕各一爲牢社用太牢
降于天也〔疏〕云立社以祭后土以句龍配者孝經援神契
侯反云社者五土之總神禮記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气是社祭后土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
句龍生爲后土后土之官死則配祭于社是也引作洛解者證是時特立社于新邑也鄭注周禮宰夫云三牲牛羊
豕具爲一牢故云牛羊豕各一牛羊豕也則此牛羊豕各一是太牢也郊特牲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貴誠之誼則太牢雖加多于特
牲于禮爲降故云社用太牢降于天也粤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注〕周公
于冊以命役于眾殷侯甸男服之邦伯〔疏〕昭三十二年左傳云
數揣高卑度厚薄侚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
用書儀儹以命役于諸侯此言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者文出
彼傳〔注〕毕无命殷庶庶殷丕作〔注〕眾殷承周公命大起趣功〔疏〕作訓起又

爲云大起趣
義兼此二誼也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
反〔注〕以猶與也鄭康成曰召公見眾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
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教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教
成王立于位以其命賜周公所賜之幣嵇璋以皮及寶玉大弓
〔疏〕鄭注見正義云所賜之幣嵇璋以皮及寶玉大弓者春秋定
八年經云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
龜青純是魯有此璋及寶玉大弓公以
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
繁弱則璋與寶玉大弓非封魯
公之分器當是此時所賜于周
公者以无正文故云嵇以疑之
云以皮者周禮小行人合六幣
羊傳璋即寶玉鄭以璋與寶玉
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
玉者起圭璧琮璜璋五玉盡亡
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
元黃然則春秋所言玉不止于
璋以璋是禮天之玉特尤異故
鄭別言之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注〕旅陳也
言旅王若公則王在矣王嵇以既得周公所獻之卜而來也經

不見王至之文者王于相宅无事也于時庶殷諸侯及治事之臣咸在召公欲大顯周公之功于天下故言敢拜手稽首以陳于王若公并以詰溥告庶殷于自乃御事葡呼衆殷及乃御事使皆明聽也見夷甸反〔疏〕旅陳釋詁文言旅王若公則是王與公相息匠反〔疏〕俱在而召公並陳詞于其前非託公轉達之王者故云則王在矣云王蓋以既得周公所獻之卜而來也者據洛誥王言公既定宅拜來來視予卜休恆吉則相宅時王留西都未來當于使來告卜之後而來洛也王以何月至洛雖不可考大約總在新邑初成之時知者詳召公誥詞則似作邑功成矣當在是年秋冬之時王于是始至洛召公即陳此誥也僞孔言王與周公俱至案洛誥言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又言拜手稽首以圖及獻卜若王與周公同以乙卯日至洛何用拜來獻卜乎僞孔說非也云經不見王至之文者王于相宅无事也茲用其誼者正義引鄭注云史不書王往上文鄭注云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則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則此言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者於是召公欲大顯周公之功于天下故前呼衆人使明聽也

戲皐天上帝改孚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恤於戲曷其奈何弗敬〔注〕元首也鄭康成曰言首子者凡人皆天之子天子爲之首爾聲謂言天改其首子大國殷之命惟王其受之矣是无竟之美亦无竟之憂也其奈何不敬哉

疆竟恤憂也〔疏〕元首釋詁文鄭注見正義曰竟者國語周語云爲竟恤憂天亦釋詁文鄭注周禮候人引作候不在竟是曰竟

后王后民茲服孚命孚終墜厥緒在夫知保襄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孚亡出執瑕俗作遐爲遠則遐字古作瑕墜今省作墜厥注同俗作蕆非鰲俗作蕆非襄蒲保反俗作抱別字也〔注〕瑕遠鰲病知匹也保讀爲緥緥小兒衣也襄裹徂往也亡讀爲无今天已遠終殷命矣此殷先王之精爽在天于其後繼世之王撫有其民服膺茲命天非不眷殷也其終也賢聖退藏病民者在位夫夫有匹偶者緥襄其

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欲往遁逃其无所出若拘執然言天之終殷命職是故緟（疏）瑕遠緟病知匹並反下夫夫上房孚反下方无反號何刀反（疏）釋詁文云保讀爲緟緟者保與裒聯文裒是裒負若依保之訓爲安爲養二誼皆不與裒聯屬論語云襁負其子襁與緟裒與負皆同誼故讀保爲緟緟亦猶襁負也云緟小兒衣也者說文糸部文裒褢衣部文褢也徂往亦釋詁文云亡讀爲无者古无字通作亡說見鴻範疏於戲天亦哀于四匸尊其眷命用悉王其疾敬悳（注）天亦哀於四匸之民其眷命用勉于敬德者以爲民主王其敏疾于敬德哉相古先尊有夏天迪从子保面叩天若今豈无隊毖命（注）相息匠反下同隊直類反下皆同（注）昔日先民視古昔夏王天開道之使有天下又從其子而保右之使繼世爲君面猶回向也禹回向稽天心而順之今時則已隊其命矣言天命无常不可恃也道徒到反下注同度代洛反下（疏）云昔日先民者國語魯語文也云又從其子而保右之注同（疏）使繼世爲君者孟子萬章問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傳于賢而傳于子孟子曰否不然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則謂夏之繼世爲天所使可也云面猶回向也者鄭注也見正義云言天命无常不可恃也者再雖回向僭度天心而順之今時則已隊其命由後王昏亂不能常保天命是天命不可恃也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叩天若今豈无隊毖命（注）格量度也天開道殷使有天下又量度所以保右殷者亦如夏（疏）云格量度也者蒼頡篇文見文選蕪城賦注商家亦傳子孫與夏同上言從子保此言格保文雖變而意當同故云又量度所以保右殷者亦如夏今沖子嗣則无遺耇老曰其叩我古人之悳攸曰其有耐叩（疏）沖子嗣成王言今沖子嗣則无遺耇老者鄭玄從謀自天耇老偽孔本作壽茲從漢書孔光傳元后誥所引（注）沖子謂成王言今沖子嗣位則无遺棄壽老之人當曰是能叩攸我于古人之德言能叩正君德也有又自从也況曰其又能叩攸其謀以从天道乎叩謀自天猶面稽天若也壽耇或爲壽耇有夷（疏）有又鄭箋終風從自也从與從雖兩字然經典輒以從爲从則自亦可訓從也叩謀自天謂攸謀以从天道是即向攸天心而順之故云猶面

叩天若也云耆老或爲壽考者謂僞孔本也於戲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巒暑誠夷暑反注誠和暑險也小暑牛咸反民難保故曰民暑言王雖幼小乃天之首子哉其大能和于小民則于今休美王其不敢後用顧念小民當畏于民之暑險丕或爲不疏誠和說文言部文也書敘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官夤求得諸傅巖史記殷本紀云得說于傅險中又公羊傳僖三十三年傳云必于是巖爲險說文石部云巖嶮也嶮巖同則暑亦爲險也云小民難保故曰民暑者難人卽小民也經言元子哉安知非謂成王爲武王之元子而注云乃天之首子哉者據上文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是謂王受天命爲天之首子也云王其不敢後用顧念小民者讀顧字屬上爲句也說文石部引此畏于民暑不聯引顧字則漢儒以顧字屬上讀僞孔讀顧字屬下非是云丕或爲不者說文言部引云不能誠于小民蓋古丕不不字通也故不从說文作不者此經誰當从丕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注紹繼白用服治也土中謂王城于天下土爲中

也周禮大司徒曰以土圭之濛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雾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深式禁反雾雲覆日疏紹繼釋詁文自用者正義謂鄭王皆以自爲用該从其誼服說文又部也衣个反俗通作陰疏文云土中謂王城以天下土爲中也者周禮大司徒求地中建王國彼馬融傳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王城爲地中故卽引大司徒職文以證王城于天下土爲中也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大司徒職所云正其作洛之事是此經之實證故引之也土圭者鄭注云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是也測土深者是求南北之中正日景者求東西之中也鄭注云書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賈公彥疏云表陰陽者東仁西仁是陰陽是也日南以下至地中者鄭注云景短于土圭謂之日南是地于日爲近南也景長于土圭謂之日北是地于日爲近北也東于土圭謂之日東是地于日爲近東也西于土圭謂之日西是地于日爲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于地于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

里地與星辰會四遊升降于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是也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中乂王毕有成命治民今休(注)肅曰旦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故傅周公之言爲大邑于土中自是可以配皇天而眡祀于上下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王其有天之成命以治民于今獲太平之美矣圖治直疏(肅注見正吏反(義引禮君前臣名者禮記曲禮上有是言也王先民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卬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悳(此貪至反卜今通作節(注)周御事卬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悳之言因卽陳治民之道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分民王治民之先務當治殷之御事使比附介與于我周之御事卬制其性使不失中則日行進于善矣王其敬爲之所哉言

爲處置之得所也不可不敬悳者丁寧致戒以起下文與(羊茹反)疏邁行釋言文上文其作大邑至今休文諸相連知皆是稱周公之言此言及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是別起諸自是召公自陳己意故云召公已述周公之言因卽陳治民之道云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者後漢書竇融傳光武帝賜融璽書有是言也有分土者王者分封諸侯是也無分民者天下爲家率土皆臣來則受之無所見外是也光武之言此欲融歸順之茲用其語惟取無分民之意治殷御事使比附介與于我周御事一體治之無所分異是無分民也多士篇云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此意也云不可不敬悳者丁寧致戒以起下文者下言當監夏殷之不敬毕悳早隊毕命是申說此不可不敬悳之意則此言是丁寧致戒以起下文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毕悳乃早隊毕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毕悳乃早隊毕命(注)歷年多歷年所也延之言長不其延言短也言不可不監視夏殷以爲戒夏殷歷年修短我

皆不敢知惟知其皆已不敬憲故早隊其命此則所當戒也〔疏〕
稀年對不其延爲言則稀年謂長久故云多稀年所也
多稀年所君奭篇文也釋詁云延長也故云延之言長今王嗣
受毖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注〕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思此
二國命之所以隊以爲監而繼順夏殷先王定國之功也周禮
曰國功曰功〔疏〕云我亦思此二國命之所以隊以爲監者承上
殷之所以隊命而監戒之也引周禮者今王初服毖命於戲若
夏官司勳職文以證功爲定國之功也今王初服毖命公王充論衡
生子罔不在毖初生自詁哲命〔注〕今王初服毖命公王充論衡哲篇引此經
所引僞孔本作王乃初服
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于善終以善初生意于惡終以惡今王
初服命若生子然无不在于初生自詁哲命勉王早自厲于善
也哲命謂賢智也〔疏〕云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于善終以善初
生意于惡終以惡者論衡率性篇引此經而說之如此益今文家說也經言初生則生子安知非謂人生
皆孩之始而必云謂十五者以言自詁哲命是謂能自救厲若
孩之時未有知識安能自厲十五則成僮書大傳略說曰十
五始入小學就學之始自立之基善惡之所從起故以生子爲
十五也云勉王早自厲于善也者言在初生是早言自詁則見
由己之意是自厲也云哲命謂賢智也者哲之言智孟子盡心
篇云智之于賢者也命也則賢智也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稀年
是賦于命者故解哲命爲賢智也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稀年
知今我初服〔注〕知匹也我我王也今天制此二命匹配我王之
初服而命之言命雖自天實自詁之也吉凶兼言之則哲兼愚
稀年兼短折省文互見矣省所景反〔疏〕知匹釋詁文云我我王
命此言今我初服故知我是我王也匹配我王之初服而命之
者謂王敬憲則命以哲與吉且稀年不敬憲則反是召公言此
欲見命雖由天授實王自操其券以申自詁哲命之意故云言
命雖自天實自詁之推明召公之意也云省文互見者吉凶相
對而哲與稀年亦有愚與短折爲對茲吉凶並言而言哲不言
愚言稀年不言短折是省文也于兼言吉凶則即可見哲與稀
年兼有愚與短折是爲互見也〔注〕新求也今王尃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哉王惟德用所以求天長
命〔注〕新求也今王尃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哉王惟德用所以求天長

命也長命卽所謂秬年也疏說文示部云祈求福也故云祈求也云長命卽所謂秬年也者長命此言德用可以求天長命亦卽上文自詒之意也其惟王勿以小臣惟用非彝亦敢殄戮用辟臯若有功注亦亦勿也敢讀如非禮也敢之敢言勿敢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戒毋擾民亦勿敢用殄戮以治民戒毋虐民也惟順以導之乃有功效疏云亦勿也者亦是承上之詞上句言勿下句云亦則是冢上勿字而言亦也云敢讀如非禮也敢之敢者義禮媟禮記云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鄭注云二者皆並曰敢言不敢是敢在不敢之意此文亦上勿字而言敢則敢是謂勿敢故讀同彼文敢誼云戒毋擾民者禮記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无力政是國家用民有常制過用非常謂擾民也言勿以是戒毋擾民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臣乃惟型用于天下粵王顯注德元天德乾元也王者體元尻正位乎天德故曰王位在德元小民濛之以用于天下于王光顯矣疏易文言傳云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天德乾元也春秋說云王不上奉天文以立號則道術无原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何休公羊隱元年注云王者當繼天奉元故云王者體元尻正體元尻正者以乾元之德而尻九五之位是位乎天德也此之謂王位在德元也引易者文言傳文飛龍在天乾九五爻詞也虞翻注云文王書經繫庖羲于乾五則乾五是以聖人之德而尻天子之位者故傳以位乎天德釋之位乎天德位在德元同誼也故引以證型濛釋詁文俗本型作荆非也依字當作型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秬年式勿替有殷秬年注言君臣相與勤勞憂恤共期于夏殷秬年之久欲王以小民受天長命蓋民安樂則天說喜而增秬數故以小民受天永命也樂來各反疏王符潛夫論正列篇云民安樂者天說喜而增說云捆反疏秬數故書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茲用其詒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故民安樂則天說喜也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型百

君子粵友率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注〕拜手稽
首曰者召公既拜興曰也予小臣召公自俾謙詞也以猶與也
矔猶應也百君子王之諸侯與羣吏皆爲王牧民者故曰矔民
百君子友猶助也末猶終也言我小臣敢與王之應民之臣子
以協助民之安受王威命明德則王終有天之成命王亦光顯
矣矔或爲疇〔疏〕正義引鄭注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
小臣以下召公拜訖而復言也茲節取以爲注
云子小臣召公自俾謙詞也者節用王肅注也肅注亦見正義
云以猶與也者義禮鄉飲酒禮云主人以賓三揖是以猶與也云矔衆
主人以賓三揖是以猶與也云矔衆
君子王之諸侯與羣吏者亦鄭注也亦見正義諸侯羣吏皆有
治民之任是皆爲王牧民者牧民則必與民相矔應且矔字或
作疇疇亦應荅之詞故知矔當訓應矔民當屬百君子言之如
此其與下文友民之誼適合也友从二又又者手也二又則
有協助之意故云友猶助也易繫詞下云其初難知其上易知
本末也初詞擬之卒成之終言本言終皆指斡之上文是末有
終誼故云末猶終也言助民受王威命明德則王終有天之成
命正與上文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語意一貫
故知經誼然也云矔或爲疇者據釋文云然也我非敢勤惟恭
奉幣用龔王配祈天永命龔供也〔注〕勤讀如朕杜勤歸之
勤勤勞也幣即太保取以入錫周公者也言我非敢勞公惟龔
奉此幣也將用以龔待王能永天長命〔疏〕朕大計反〔疏〕云勤讀如
之勤勤勞也者詩敘云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朕杜勤歸
歸是其文也詩敘又云朕杜勞力報反〔疏〕朕杜勤歸
篇上文言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此言我
非敢勤惟龔奉幣則勤是請勞之誼此
詩勤如詩敘之誼訓爲勞而明
幣即太保取以入錫周公幣即所賜于周公之幣故
洛誥第一十九

周書十九　尚書十八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注〕復返辟君也周公
常俾王命專行不報至是反政成王故言我復子明君也大傳

曰周公攝政七年致政（疏）復返釋詁文辟君釋詁文云周公常傅王命專行不報者漢書王莽傳文雖出于諂事莽者之言然其說實本于今文家博士所傳固是不謬君子不以人廢言也引大傳者洛誥傳文以證此復子明辟（注）基始也始命文王受天命武王定天下成王幼不能嗣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是王實以年幼不能而我代之故云周公常傅王不能故言弗敢使若謙沖退託者然也基謀亦釋詁文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塵水西惟洛食我又卜塵水東亦惟洛食（注）或說河朔黎水近于絺都爲殷民懷土重牖故先卜近以說之鄭康成曰我以乙卯日于洛邑之衆觀召公所卜處皆可長久民使良田相食塵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聲謂春秋傳曰事不再令卜不襲吉澗東塵西召公既得卜周公无煩更卜我乃卜者謂占視召公之卜兆非重卜也河朔黎水及塵水東乃周公所卜爾近其靳反爲于僞反說之余（疏）或說者顧彪說也見正義疏者也則其言似无足取據正義謂此說是用鄭康成之說則其誼當是故取之鄭注見詩王風譜正義云觀召公所卜處者鄭以召公先至洛既得卜經營乃後周公至洛通觀新邑之營城未嘗改卜則經雖云我乃卜實非周公更卜故以爲

文大明詩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其紂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又下武敘云武王有聖應復云受天命是文王武王皆受天命此基之言始故以基命爲命之王定者王功故以定命爲命武王者禮記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嗣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是王實以年幼不能而我代之故不能嗣阼故周公攝然在周公不可謂王不能而我代之故

觀召公所卜處也云皆可長久尻民使反田相食者解經惟洛食之誼爲反田相食也經兩言惟洛食故云皆以誼之其實召公所卜惟澗東瀍西爾云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後漢時洛陽河南皆屬河南尹郡國志云洛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洛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是也又馬融注周禮大司徒亦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與鄭此注說同聲謂以下增成鄭誼也引春秋傳者哀十年左傳文彼傳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趨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及十年夏趙鞅帥師伐齊夫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于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是謂前卜已兆伐齊之吉于此不當更卜引以況此召公既得吉卜周公重卜也云河朔黎水及瀍水東乃周公所卜爾者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是成周非召公所營則召誥所云厥既得卜止卜王城未卜成周又鄭注以瀍水東與召公所卜處分言之則亦以瀍水東爲召公所未卜故知瀍水東與瀍水東皆爲牺殷民而卜以河朔黎水不吉故也河朔黎水與瀍水東是河朔黎水與瀍水東乃同時卜則皆是周公所卜矣 拜來以圖及獻卜 拜音普逼反〈注〉拜使迎使人來于王所以其新邑之地圖及獻所卜之兆象必以圖乃了者漢書劉向傳引此拜以圖來下成王明白說不了指形象可指視故指圖乃了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注〉言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邦匹配天之美命 度代洛反公既定宅拜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注〉鄭康成曰拜來者使二人也聲謂視古示字恆常也常吉兩卜皆吉也二人已與周公也言公以定宅兩使人來示我以所卜之美兩卜皆吉我與公二人共當其美馬融曰貞當也〈疏〉鄭注見正義拜來者使二人也者謂先後兩遣使非一時使二人也知者召公先至洛相宅既得卜經營當即繪其地圖發使聞王未及發而周公至于時成周未營竣卜吉成周規畫其圖必有兼旬之事周公自然先以召公所卜及其地圖使人獻于王所及後卜吉成周乃更遣使此時王述周公之兩使人來故史錄王言重言來來以見兩遣使之意

不然抨來視予豈不明順而必重言來來乎是知鄭誼不可易矣云視古示字者義禮士昏記云視諸紟鞶鄭注云示之以紟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又禮記曲禮云幼子常視毋誑鄭注云視今之示字是今人所用示字之誼在古人則作視字故鄭箋鹿鳴詩以視民不佻之視爲古示字而以示我周行之示爲眞也恆常釋詁文云二人已與周公者言我二人是王數己與公也馬注見釋文

公其以予萬意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注意十萬也一說數萬至萬曰意誨曉敎也言公以我萬意年敬天之美敢拜手稽首受公敎誨之言也上拜手稽首是史官所記此則成王自道己拜非有二拜也數色主反疏道徒到反注

說文心部云十萬曰意故云意十萬也云一說數萬至萬曰意者韋昭注楚語云十萬曰蕙古同者韋昭注楚語也意數不同者數也今人乃以萬萬爲意是久有此二說始並存之云誨曉敎也者說文言部文云上拜手稽首是史官所記者謂上文王拜手稽首日是史官記成王于是頓身下拜而言也云此則成王自道己拜者此拜手稽首誨言是成王之語既拜起而爲是言是卽道此一拜經雖兩見拜手稽首之文其實只一拜故云非有二拜也俗儒皆以此爲成王言記又拜故特辨之周公

曰王厞再殷禮祀于新邑咸劗无文再尺陵反俗通作稱注禮劗治質反今通作秩注禮

也鄭康成曰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卽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頒行周禮頒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聲謂咸徧也王舉殷禮祀于新邑徧以尊卑次劗之无有文也殷尙質用殷禮故无文今文云厞修再殷禮祀新邑令力呈反疏再舉釋言文但今爾雅再作俾通俗字也恆用先王之禮樂者白虎通禮樂篇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厞修再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是亦據此經以爲用先王禮樂蓋漢時經師誼然也云周公制禮樂既成者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此上文言復子明辟則是將致政之時故知制禮樂既成矣若然則此時既致政矣而鄭又云欲待明年卽位者此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烝漢書律曆志引其文以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已反政是周公反政在是年年終則成王卽政在明年歲首矣云咸徧也者莊十年左傳云小惠

未徧民弗從也國語則云小賜不咸民弗歸也是咸爲徧也風俗通山澤篇引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繼引此經咸黍無文而說之云王者報功以次黍之无有文也則咸黍謂次黍其尊卑无文謂禮義簡質无繁文也故云徧以尊卑次黍之无有文也禮記禮器云一獻質三獻文也故云祭固有質有文也禮記王制皆云也云殷尚質者何休注公羊桓十一年傳鄭注禮記王制皆云春秋變周之文从殷之質是殷尚質周尚文也周既尚文而此云无文明爲用殷禮故从其質故云用殷禮故无文云今文云隆修得殷禮祀新邑者即白虎通所引已見上蓋當時博士之本故以爲今文子齊百工捧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笇弼曰爲孔本作曰案釋文云曰有作曰者僞孔改爲曰非是當从注有事祭也春秋傳曰天子日笇東夷反與筭同俗作筭非音人實反然則古本有事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勲詔之惟命者詔所祀者以詞也尊也祭有功臣配食之典故以功作元祀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勲詔之惟命者詔所祀者以詞也

祭殺者則祀而命之其存者亦豫命以殁後之典也笇厚弼輔也言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洛邑我惟勉之曰庶得與于祭事今王即命于周之日記諸有功而尊異之以其功惟元祀惟命之曰今立女之祀者以女受命于先王厚輔王室故識中吏反與爰茹反

〔疏〕周公詔王祀于新邑而使百工從王于周是使從王往助祭則謂百工庶有事是謂庶得與于祭事故云有事祭也引春秋傳者左傳僖九年昭十五年文以證有事之爲祭也禮記王制云太史典禮執簡記鄭注云簡記册書也則記謂書以識之說文敘云箸于竹帛謂之書故云記者書于竹帛以銘識之也宗尊白虎通宗族篇說也云祭有功臣配食之典者商書殷庚告其臣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功臣配食之明證也引周禮者司勲職文言銘書于王之大常是記功也祭于大烝即以功作元祀也故引以證此承以功作元祀而言惟命曰則是即命所立祀之人故云惟命者詔所祀者以詞也據君奭篇再文王五臣其下言武王惟兹四人鄭君以爲至武王時有死者故四人以輦攻之死者號未說詳君奭疏僖五年左傳俾虢未勲在王室臧于盟府則虢未在所必祀也如閎天散宜生太顛南宮括及榮公輩其存殁不可知若太公召公畢公

則是時皆在既以功作元祀則此時所命當存殁皆命故云蓋殁者則祀而命之其存者亦豫命以殁後之典也竺厚釋詁文弼輔說文弼部文時在鎬京而言從王于周則周謂洛邑故云使從王于洛邑夫記功宗是人君之事因王如周遂詔王至周之日記諸有功而尊異之僞孔改爲即命曰則敎王誰命乎僞孔誤非是　丕視功載乃女其悉自學功學功僞孔本作敎功所引學非是茲从伏生大傳注視古示字功載七孝反記功之載書也悉盡學敎也既記功立祀以功之載書大示于臣工天下諸侯來助祭者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是乃女盡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疏云視古示字者說詳上疏云功載記功之載書也者襄九年左傳云士莊伯爲載籍極博張衡西京賦云多識前代之載書也悉盡學敎伏生大傳誤也莫不自悉以奉其上云云用大傳所引者日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敎傳云書曰乃女其敎功也大傳云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敎祭祀也傳曰當其敎功也于卜易養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

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　孫其孫學古文子孫孫學其孫孫荒恆反注鄭康成曰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聲謂其孫孫言其孫孫言睿所與也者後漢書爰延列傳延上封事云其往毋若周公戒成王曰其孫孫其孫孫言睿所與也茲用其誼　其絕燄以丹反灼字絕句釋文云馬讀敎字屬下茲从之注燄燄火行尚微也灼熾也戒王自今以往常防微杜漸毋使若火然火始然雖微其所延熾次敎亦及不可遏絕矣燄燄或爲庸庸燄始豔反疏說文炎部云燄火光反也云灼熾也者鄭注周禮大卜云作龜謂以火灼之是灼爲熾也云燄燄或爲庸庸庸毋若火始庸庸盡今文本也彼師古注云庸庸微小兒則與燄燄而也毋若奭及撫事如子惟旦在周工注旦用也其順常懷及撫循政事皆如我所爲惟用在周之官欲成王死敗其政與其臣也疏

曰用說文曰部文云孚若奭及撫事如予是欲成王无所紛更
云惟以在周王是欲成王卽用其見在之臣故云欲成王无改
其政與其臣也論語子張篇曾子述孔子傳孟莊子之孝其他
可能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然則爲治者无改前
人之政與其臣是所難　往新邑抨卿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
裕女永有詞卿喜陽反俗昌卿下昆反〔注〕言今往新邑使臣工各向
就其官僚明爲其事乃有功效斯則厚大已成寬裕女其長有
聞譽之詞矣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閭亞奮反〔疏〕詩曰者周
文引之者欲見名譽亦古人之所相期勉者幾吉衣反〔疏〕頌振鷺篇
以證此女永有詞是勉王長有聞譽之詞也　公曰已女惟沖學
惟終〔注〕女惟沖子惟終成王業是任言其幕大以戒成王也〔疏〕
終成王業是任大沖子當其任是爲
難也故云言其幕大以警成王也　女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
有不享識中吏反辟比益反〔注〕識記也百辟諸侯也享獻也言當識兆諸
侯之享與不享兆郷列反〔疏〕正義曰識記者鄭注周禮保章氏云志古文
俗作別卽〔疏〕識識記也釋詁云辟君也諸侯各君其

也享獻亦釋詁文　享多義義不及物惟曰不享義古儀字也先
云古者書儀但爲義〔注〕享多義言享見之禮多義濃也鄭康成曰朝娉之
禮至大其禮之義不及物謂所貢匪多而威義簡也威義既簡
亦是不享也聲謂惟衍字也見夷甸反〔疏〕孟子告子篇引此經
言享見之禮多義法也物事也朝直遥反〔疏〕彼趙岐注云享多義
享訓物爲事不若鄭注誼長且不成
于此故止取其一語而刪節其餘也鄭注見正義聲謂惟衍字
也者據孟子所引无惟字按此文亦不當有惟字故以爲衍字
惟不役志于享凡率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注〕惟不役其志于
享故謂之不享凡民亦惟謂是不享也惟然則事其爽差傷害
矣侮傷也〔疏〕凡民惟曰不享多匡篇有其文于此頗似可省意
實多匸之文誤衍之十此然无明據不敢日爲衍
文姑解其誼云凡民亦惟謂是不享也者言凡民亦以是義不
及物者爲不享也僞孔傳乃云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案此
是朝娉之享乃諸侯之職于凡民何有安得
云凡人化之其誼非也侮傷說文人部文　乃惟孺慕放朕不

暇聽敘必民反正義本作頗非古也茲从說文所引(注)敘分也言政事繁多孺子分其任我有所不暇聽鄭康成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疏)敘分說文支部文也說文且引云書曰乃惟孺子敘字上屬从說文讀合云任以敘字分與說文讀也鄭注見正義云而言分者則鄭亦以誘掖其君也鄭彼箋云誘進也掖扶持也朕教女于棐弼棐輔也不承哉孟僞孔本作蔑釋文云蔑徐武劂反馬云勉也正義謂鄭王皆訓勉然則蔑字雖謬于六書而其音如芒誼爲勉則舊矣錢少詹事大昕據釋詁有孟勉之誼謂爾雅所以訓釋六經必六經有是誼而後爾雅有是詁尋六經之中孟之爲勉也未有見意孟之古音近芒洛誥蔑字本是孟字故漢人皆訓勉聲按淮南氾論訓曰孟卯妻呉嫂高誘注云孟卯齊人也戰國策作芒卯信乎孟音如芒誼皆合(注)棐輔孟勉也言我教女輔民之常女不勉于是乃不能久安長治哉(疏)棐輔說文木部文孟勉釋詁文竺敘乃正父注竺敘猶言惇敘也正長也正父烝父行所尊長者若曹叔成叔康叔聃季以及召公毛之屬皆是咎繇謨曰惇敘九族惇敘長父而親之躬行孝弟以化民卽所以輔民常也長中兩反行何郎反聃奴含反名土暫反(疏)釋詁惇竺敘猶言惇敘也猶言父猶言長父故以爲父行所尊長者云若曹叔成叔康叔聃季以及召芮畢毛之屬皆是者曹成康聃皆武王母弟成王之叔父也召芮者召公芮伯論衡氣壽篇云召公周公之兄也史記鄭世家云召公與周公同姓譙周云周之支族然則是武王族屬弟矣鄭注坎坻命敘以芮伯爲周同姓當亦是武王族屬弟則于成王皆父行也畢公毛公皆文王之子則亦成王叔父也按僖二十四年左傳傳文王云昭凡一十六國茲不及備數故云之屬以該之之屬云者非直文王之子幷太王王季之支庶若虞虢之等于成王爲從祖父族父者亦該之矣知正父兼該及于疏遠之族父者以言竺敘則是次敘其親疏而加厚焉是統族言之矣引咎繇謨者已惇敘況竺敘則可見此正父猶彼文所言九族故以爲證也竺敘正父卽是孝弟之道故云躬行孝弟以化民卽所以輔民常也上言朕教女于棐民棐則此言竺敘正父卽是也周不若子不敢廢乃命(注)

女无不順我之敎則臣下不敢廢棄女之命矣女往敬哉茲子其明農哉彼裕我舉无遠用戾〔注〕女往新邑其敬之哉我其退老以明農哉蓋周先公世修農業公以己功成當退託言欲修明先世之業也彼往有所加也戾來也往施政于新邑寬裕哉

〔疏〕國語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又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不敢怠業又詩七月篇皆言農事而其敎云陳后稷又先公風化之所由是周之先公世修農業也云公以己功成當退者伏生大傳歸禾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同爲一秉民得而上諸成王王召周公而問公曰三苗爲一秉和气所生意天下其和爲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又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是周公功致太平之明驗也又禮記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是時居攝七年周公制禮樂既成是功成矣史記蔡澤列傳澤謂應侯曰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又引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是功成當退也云託言欲修明先世之業知此是公託言者以君奭篇公謂召公曰小子同未在位誕无我責收是既致政之後公猶謂己未可退則此言明農當豆誠欲退老哉特假託言之以覘成王意爾故下文成王留公有其康事公勿替之言也云彼往者說文彳部文彼从彳是有往誼也釋詁來戾同訓往鄭注禮記大學引作登戾之故云戾來也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俾丕顯烈以予小子揚文武之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匚〔僞孔本對作荅无之德及萬邦字茲據伏生大傳所引補正之〕〔注〕俾亦揚也成王欲留周公述周公輔相之功言公明保右我沖子俾揚大顯之烈以我小子揚文武之烈烈謂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烈光也對荅也上以奉荅天命下以和恆師眾也相息匹反〔疏〕說文人部云俾揚也茲以經別有揚字故云俾亦揚也云述周公輔相之功者以此經所云爲俾述周公往日兄攝之功非謂自今以後公當如此知者以下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云云贊美公德如此其盛是謂已然之敎則知此經是謂周公兄攝時輔相之功也禮記文王世子云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閒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

者此經所傳即上文周公敎
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之云也惟公憲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
方旁作傍穆御衡不迷文武勤敎予沖子夙夜毖祀旁鋪光反
有詞訝者僞孔氏解此爲迎唐開元時遂于正義本改御爲俗
訝字釋文云馬鄭王皆音魚據反則馬鄭王本皆作御矣案漢
獻帝禪位詔引作御衡不迷則作
御爲是御衡不迷四字作一句讀注旁溥也穆穆美也稱上曰
衡衡所以取平也濂度之器以論政柄云言公之德光于天地
施于四仁溥爲穆穆之美化操御平天下之衡不有迷錯又有
文有武以勤敎于下我沖子安受其成无待有爲惟早夜毖其
祭祀而已稱出疏旁溥說文十
部文穆穆美也釋詁文也稱上
音反疏曰衡者文選六代論注引鄭注尚書云然以
于堯典采之于此又采故不復備鄭也漢書律秝志云
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故云
者律秝志云權與物鈞而生
繩直生準是則此六者皆法度之器也伏生大傳云孔子曰吾
于洛誥也見周公之憲光明于上下勤施四仁旁作穆穆至于
海表云云則此旁作穆穆當絕句御衡不迷則爲一句故云溥

君乎周公優爲之是周公明保成王之明證實兄攝時事也云
謂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者祖
語魯語皆有其文鄭注祭法韋注魯語皆云祭五帝于明堂曰
祖宗案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云祖文王而宗
武王不同者韋注魯語云周公
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先推后
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今于此經爲是說者
伏生大傳云太廟之中
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聲
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
俠然淵其志和其情肅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乎乎此
盛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
憤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
故周書自太誓就召誥而盛于洛誥故其書曰揚文武之
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仁民是以見之也據此則揚文武之
意烈謂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烈光釋詁文對荅鄭箋詩皇矣
及江漢誥也恆久易象傳文云和則可久者和
則相親易繫詞云有親則可久師衆釋詁文
元祀咸秩无文注將大也言公惇厚功宗之大禮舉秩其元功
以爲元祀而其餘皆次秩舉之疏將大釋詁文云公惇厚功宗
之大禮舉秩其元功以爲元

爲穆穆之美化操御平天下之奧不有迷錯迷錯者陰陽乖繆氣氛充塞之謂不迷則風雨節寒暑時矣云文有文有武以勤敎于下者此經言文武語不莊重不當謂文王武王六月詩云文武吉甫松高詩云文武是憲毛傳皆解爲有文有武此經文武亦當如是解王曰公功棐迪篤周不若昔注言公之功輔道我者厚我无不順是荅公周不若子之言也道代疏上文公謂王周不到反疏荅予今王言周不荅時兩文相應故云荅公周不若子之言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辟亦反注辟君也王許周公之請將往出治于洛故言我小子其退就君位于新邑我將命公後矣春秋傳曰成王定鼎於郟鄏蓋在此行也命公後謂封伯禽也王意已爲立公後則可長留公爲王朝相矣浴反郟如浴反疏辟君釋詁文上文周公謂周又曰往新邑抨鄉即有像是周公請王治洛此文王言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則是公之請故云王許周公之請將往出治于洛引春秋傳者宣三年左傳文案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河南縣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

義則郟鄏即此經所謂周也故引左傳以說彼志言武王遷九鼎者據桓二年左傳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之文茲據成王定鼎之文且以爲在此行者蓋武王有營洛之志而遷鼎于其地其位留此鼎之所必王城既建而後定則是成王定之也蓋于時王城初建周公欲尊異其城于天下故請成王正王位于其邑以重顯之則九鼎神物是爲國家重鎮者必于是時定之但無明據故云蓋以疑之孝經上下文意无涉于定鼎事而必引爲說者欲見此即辟于周是爲有事而行定鼎及即政頒禮樂皆其時之大事事訖即退西都也知者據史記周本紀贊云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也云命公後謂封伯禽也者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即是命公後之事鄭于彼注云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謂封伯禽也云王意已爲立公後則可長留公爲王朝相矣者王意欲留公而又以公功大不可不封封則不能留公矣故知命公後是王留公之意也公羊文十三年傳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是命公後爲留公之明證也

匡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注迪進亂治也宗禮者言禮爲天下所宗也周公所制禮于時未頒故曰未定敉撫也四

匚雖進于治猶未定于宗禮亦未能撫循公功以言公不可去也治直吏反〔疏〕迪進亂治皆釋詁文云宗禮者言禮爲天下所宗也宗尊也敢違倍故禮記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又云雖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是也云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頒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頒行周禮頒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是此時禮尚未頒也敎撫說文支部文未能撫循公功意若謂公猶當留輔不得遽委其責故云以言公不可去也迪勉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勉即梁反汗簡以爲古將字監古銜反〔注〕勉助士事也公當進助其後監督我執事之衆官太保安文武所受之民治爲我之四輔四輔者道充弼承常在王前後左右者道左右之官也公爲之〔疏〕說文手部云勉扶也扶助也諸故云勉助士事說文士部文鄭注鴻範云卿士六卿掌事者是士爲事也云四輔者道充弼承常在王前後左右者道立于前周公爲之者出入王之位曰笠仁而敎學多聞而道愼大戴禮保傅篇其文云明堂之位曰笠仁而敎學多聞而道愼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誼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衰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无失計而舉无過事王曰公定予往己公功肅將祗歡公功因我予往至祗歡九字作一句讀我開元本作哉非也漢魯元后傳及杜欽傳皆引作我茲从之〔注〕定止肅敬也將猶奉也祗亦敬也公其留止我往日以公功敬奉之且敬說之言常倘公爲重公毋去以困我〔疏〕說爰爲定止爲爲說文說文事部云肅持事振敬也故云肅敬也云將猶奉也者鄭箋我將詩詁也釋詁云祗敬也此承肅敬之訓故云祗亦敬也己字訓爲用又訓爲止又爲語助詞不一而字則一後人以訓用者从人泰交作从其訓止及語助者則別作己分爲兩字非也爲孔氏讀己作語助而于己字絕句謂往至洛邑己矣俗本遂皆作已字案上上文既言即辟于周則此无煩更言往洛邑且若以予往己爲句則公功肅將祗歡六字爲句豈成文理乎僞孔氏彊爲之說云公功己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不詞甚矣故不可以往爲往洛己字不當絕句也論語八佾篇云既往不咎又微子篇云往者不可諫皆謂前背爲往故此以往爲往日也

往日以公功敬奉敬說則有賴公以安存之意故云言常倚公爲重倚公爲重則公去必困故解公毋困我謂公毋去以困我我惟无斁其康事公勿替型四匡其世享斁替方三字皆絕句替天訓反〔注〕斁解也我惟无有解劵其安事公勿替以公義型于四匡其世世享公之惠解今責反〔疏〕說文支部云斁解也且引詩服之无斁劵渠眷反〔疏〕而申說之曰斁訓斁爲解劵也然則訓斁爲解者非謂解釋乃解劵也故云我惟无有解劵劵古倦字也云其安事公勿替者替謂衰滅言常奉事公勿衰滅也云以公義型于四匡者以公爲四匡之義表型法也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粵乃光烈考武王〔疏〕稽首名朕冀〔注〕鄭康成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侑文王烈成也聲謂宏大也言王命我來承安文王受命之民于武王之道大我冀承奉之責述王留己之意則己許王留矣〔疏〕鄭注見詩維天之命及雝正義云歩祖者周曰明堂云帝者尚書帝命驗云帝者天立五府以尊天垂象也曰元棨注云赤帝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

之文祖周曰明堂鄭注堯典亦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禘明堂是也云以侑文王者下文乃單文祖德直謂明堂爲文祖此言乃文祖則是侑文王者下文以文王干成王爲祖也釋訓云烈烈威也故云烈烈威也案雝詩云既右烈考亦謂武王與此經同鄭彼箋川釋詁訓烈爲光此訓爲威者以此經光烈聯文不得以烈爲光故訓有異訓亦得兩通也宏大釋詁文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尊亂爲四匡新辟作周冀先〔注〕典殷之舊典也孺子成王也惇厚也殷獻民亂爲四匡新辟謂武庚管蔡反叛亦反民已治爲四匡之新君作立周邦以冀敬爲先務〔疏〕云典殷之舊典也者作周典詩文王敎言惇典殷獻民則典是殷之舊典矣殷獻民必習知殷之舊典言惇典殷獻民則典是殷之舊典也者業基于文王故言文王作周相似故云作立周邦案周之王周者釋詁中述王國治爲四方新君是亦作立周邦也曰其自皆中變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注〕能以冀敬爲先乃曰其自是宅中出治萬邦皆被休美惟王其有成功矣績功也〔疏〕績功釋詁文子旦以多子越御事答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注〕多子衆

卿大夫也烈業師衆孚信也言我以衆卿大夫與治事之臣厚先王之成業以荅衆庶之望治作立周邦以孚信爲先務望治直吏反(疏)多之言衆子者男子之美俾故云多子衆卿大夫也烈業師衆孚信並釋詁文考朕昭子聖乃單文祖德單多安反(注)考成昭明單盡也鄭康成曰成我所用明子之濾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謂用其濾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濾度而損益用之(疏)考成釋詁文昭明鄭箋鹿鳴詩誼單盡釋詁文考成釋詁之文正義云乃盡明堂之位者周曰明堂則此文祖亦爲明堂也盡鄭箋天保詩誼也鄭注見詩維天之命正義云文祖者明堂月令春帝太皞夏帝炎帝中德者鄭于上文注云文祖者顓頊是五帝也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禮記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彼注云祭五帝于明堂曰禘宗是明堂爲祀五帝之所也云謂用其法度也者自古帝王皆有明堂凡大典禮皆舉行于其中是明堂有法度經言乃單文祖德謂明明堂之法度也云周公制禮六典者謂周禮也周禮太宰職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故云制禮六典云就

其法度而損益用之者周禮享祀朝覲建官縣象正歲年頒告朔辨雲物掌成灼之等皆明堂之法度也其間節文不必盡依前代容有所損所益故云損益之若馬融論語注云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是也汙來毖殷乃命寧(注)鄭康成以寧爲寧王云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當謂武王蓋營洛邑栖殷民皆武王之意故言使我來治洛者教殷民者乃受命于武王也(疏)鄭注見詩何彼襛矣正義云周公謂文王爲寧王者君魂伯然亦是周公之誥則云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者于尚書无文而鄭言此者鄭以下文稱于文王武王欲言武王亦得稱寧王以說此經之寧兼稱文武也云蓋營洛邑栖殷民爲文王之意安得以毖殷爲受命于文王乎故知命寧當謂受命于武王也知營洛邑栖殷民皆武王之意者逸周書度邑解稱武王自我南望過于三涂北望過于有嶽丕顧瞻于伊洛毋遠天室史記周本紀稱武王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是營洛邑貫武王之意也恒二年左傳云武王克商栖九鼎于洛邑誥士猶或非之俗說以誥士爲殷夷叔齊案夫齊扣馬而諫在武王觀兵之日能忍而至栖九鼎時乎其非夷齊明矣誥士即頑民也周以其

梗化謂之頑民其不忘故君固其誼也且周公亦傳之爲多士目之爲獻民則謂爲諸士實爲允協然則武王之時固已有頑民梗化之事周公之撫殷民自是武王之意則此愼敎殷民乃是受命于武王者也予以簋𥫱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簋音軌𥫱音黑反與稚同𥫱黍也一秠二米者敎尙反卣夷久反）（注）簋黑黍也一秠二米秬如黑黍一秠二米者敎尙反（疏）云簋黑黍也一秠二米者說文𥫱部文鄭注周禮𥫱人敘官云秬如黑黍一秠二米秬即𥫱同字也案爾疋釋卉及毛詩生民傳皆云秬黑黍秬一秠二米說有異者鄭忠張逸問云𥫱人注云秬如黑黍一秠二米案爾疋秬一秠二米未知二者同異鄭君荅云秬即其皮稃亦皮稃也據鄭此說則秬秠實是一物即爾疋重言以曉人更无異稱也說𥫱爲釀酒芬芳條暢故曰𥫱者鄭注𥫱人云𥫱釀鬯爲酒芬芳條暢故曰𥫱者鄭器文鄭注𥫱人職亦云卣中尊也卣中尊也且三公尊者奠爲上罍爲下申說

卣爲中尊之意也說文示部云禋絜祀也故云絜祀爲禋故云明禋言以絜故備明也說文高部云高獻也从高省曰象進熟物形故云享進獻也鄭注見正義鄭知明禋是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祖之屬者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則禋是祀天帝之名明堂五色之帝是天帝與昊天上帝爲六天故知明禋是祭五帝堯典禋于六宗六宗亦即六天也若然則禋于文王武王文武亦言禋何益承明禋之文而順言之爾且精意以享之謂禋容禋或亦可通言也　惠笃敘无有遘（遘工豆反歆一炎反又一豔反俗作厥乃別字惠順也）遘讀冓自用疾惡歆引考成也順其笃敘正父之道推以厚敘其臣民使无有冓隙用相疾惡若則臣民萬年飽歆爾德殷民當亦觀感而化乃長成其治矣（冓工豆反惡烏路反歆許劍反見據反治直吏反）（疏）惠順釋言文云遘讀爲冓者說文冓部說冓合象對交之形則冓爲交冓故讀爲冓毛詩乾鵲傳云自彼成康通此經遘字誼當爲交冓交冓用彼成安之道也是自爲用也公羊僖十七年傳云君子之惡惡也疾始是疾爲惡也歆馬融注也見釋文引長考成並釋詁文前文周公言笃敘乃正父又言彼裕我民其下皆成王之

言至王命予來以下乃復是公言既乃言毖殷言笁敘夫毖殷敘是繇承前文笁敘正父而言推及疏意以厚敘其臣民則此笁敘是繇我民也故云順其笁敘正父之道推以厚敘其臣民云云也上言毖殷下言抨殷乃承敘則此殷民乃引考是謂殷民从化而成治故云殷民當亦觀感而化乃長成其治矣　王抨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敘字絕句注王使殷民承順其敘將自是萬年其長觀法我周家子孫而懷其德矣戊辰王在新邑烝釋文云王在新邑馬孔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从鄭注戊辰十二月日也疏劉歆三統麻云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已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云云案以戊辰爲十二月日是也何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謂孟月也十二月于周爲季冬于夏正爲孟冬是首時矣以戊辰烝則戊辰爲十二月日矣案春秋隱元年經書秋七月公羊傳云此无事何以書春秋雖无事首時過則書是首時謂周之孟月非周之孟月者禮記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鄭注云記繹先禮所始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春秋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云譏亟也何

休注云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又桓五年左傳云烝而嘗閉蟄而烝是夏正之七月十月于周爲九月十二月也然則四時之祭皆以夏正之孟月此十二月正當烝月故知戊辰是十二月日也然則何見其非晦日乎據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周成七年致政然則召誥是攝政五年事洛誥乃七年時事劉歆以召誥與此篇爲一年內事而據其三月丙午朏以推此戊辰爲十二月晦不亦謬乎故曰非也以聲推之戊辰蓋十二月之十二日說詳召誥疏周禮大宗伯云以烝冬享先王故云冬祭曰烝冬祭曰烝釋天文也孫炎注云烝進也進品物也云記之者記始祀于新邑也者烝是常祭不必特記此則以洛邑新成始于是行烝禮故記之也祭歲文王解牛一武王解牛一王命作冊佚祝冊惟告周公其後解息營反俗作馬注祭歲者歲朝朝享旁幸非祝之右反也于是成王即政以正月朔旦行朝享之禮徧祭祖廟告嗣位也于是成王即政以正月朔旦行朝享之禮徧祭祖廟告嗣位焉詩敘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是其事也既乃以二特牛祭文王武王告立周公後先言祭而後言歲者殊異祭文使以于特牛之祭且使歲文就下以見告封公後亦歲朝事也鄭康成曰

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使史佚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謂封伯禽也聲

謂解赤色周尚赤故用解牛尊命諸侯必特假于廟示不敢專

也歲朝之紹反朝亭正義謂鄭以烝祭上屬釋文則云鄭讀直紹反祫胡夾反疏王在新邑烝皆俾鄭誼而說不同釋文是也烝下不必言祭春秋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又桓五年左傳云閉蟄而烝禮記月令云大飲烝皆烝下不言祭則此當如釋文所俾鄭讀烝字絕句則祭字自當下屬歲爲句也據伏生大傳言周公尸攝七年致政詩敘則有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文而即政則必以朝享之禮于歲首行之此經于烝下言祭歲自是歲首朝享之祭故云祭歲者歲朝朝享也于是成王即政以正月朔旦行朝享之禮徧祭祖廟告嗣位焉且即引詩敘以證之也詩敘者周頌烈文敘也鄭箋彼敘亦以爲新王即政必以朝享謂朝受政于廟是也云既乃以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告立周公後者言朝享既訖乃復禦此特牛之祭明其別是一祭其先爲即政後則爲封公後也知然者據下義謂鄭意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也云先言祭而後言歲者殊異祭文使于特牛之祭且使歲文就下以見

封公後亦歲朝事也各既是歲首之祭應先言歲而後言祭但是日有雨祭若祭文在歲下則嫌此祭即謂文武解牛各一之祭故使歲在祭下以異祭文與解牛各一之祭爲二事也且以歲與解牛之祭聯文則祭文武告封公後得冢歲文以見亦歲朝之事故先言祭而後言歲歲也鄭注見詩烈文正義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者上文烝是冬祭于烝下言祭明是冬後改歲有事而祭此時周公既反政則成王即政及封公後二事皆不容緩必于歲首即行故知是元年正月朔日也云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者此祫祭非謂三年一祫之祫知者公羊文二年傳說祫祭之禮云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此則惟合祭文武異于彼傳所謂祫也止取皆升合食于祫之言合爾文武異廟而合祭自然以卑就尊故云于文王廟也云使史佚讀所冊祝之書者史官名佚者與周公太公召公俱爲成王四輔者也云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者以言祝冊故知是告神即謂告文王武王之神也云謂封伯禽也者伯禽周公子炱公也公羊文十三年傳云封炱公以爲周公主是周公拜乎前炱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是周公其後謂封伯禽也云解赤色者周禮牧人云凡陽祀用解牲毛之鄭彼注云解牲亦色云周尚赤故用解牛者禮記檀弓云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于廟者周禮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鄭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扆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錄王右以冊

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冊以出此其略也諸侯爵祿其臣則于祭焉是天子命諸侯不因正祭之便必特格于廟也但此封公後與即政同日即政故假廟矣而云特格于廟者蓋即政止用朝享之禮茲用二特牛祭文武是專爲封公後而特設此祭則亦是特格廟也云示不敢專也者不敢專謂不敢專惠使恩賞若自祖考出者禮記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彼文明君雖謂諸侯而天子冊命諸侯于廟亦此意也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祼古玩反(注)王賓諸侯助祭易曰利用賓于王詩敍曰咸

王即政諸侯助祭禋之言煙周人尚臭殺牲則取膋合蕭與黍稷燔之煙臭旁達故曰殺禋王賓于殺禋之時皆至于廟矣

肅曰太室清廟中央之室聲謂祼用圭瓚酌鬱鬯以獻尸曾呂戊反與膟同膋洛蕭反旁鋪光反贊(疏)禮記郊特牲云諸侯爲賓灌才旱反鬱紆勿反俗混作鬱非(疏)用鬱鬯謂諸侯來朝王以賓禮禮之獻以鬱鬯之酒是諸侯有爲賓于天子之誼又詩臣工篇遣助祭諸侯之詩也鄭君箋其詩云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誼是天子于助祭諸侯以賓禮待之者故云王賓諸侯助祭者引易者觀四爻詞也案觀象詞云觀盥而不薦謂觀王者

祠于明堂之禮也六四近五公位五爲天子四爲諸侯其詞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是助祭諸侯之象故引以證此王賓爲助祭諸侯也又引烈文詩敍以見此時有助祭諸侯即經所謂王賓也云禋之言煙者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气之臭聞者兹用其誼也周人尚臭者禮郊特牲文案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鄭注云蕭香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郊特牲又云取膟膋燔燎鄭注云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燔之煙臭旁達故曰殺禋曾與膟同字也難者曰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气也蕭嘉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故既莫然後爇蕭合膟膋是蕭在既灌後毛詩文王傳云祼灌鬯也則灌即祼也經先言禋而後言祼若以禋爲煙則爇在祼前與禮文不合荅曰祼有二節郊特牲所言是灌地降神之祼即所謂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所謂先求諸陰也馬融注易觀卦所云進爵灌地以降神是也此經之祼非是之謂乃祼尸爾雅禮記祭統所云君執圭瓚祼尸是也若以此祼爲灌地降神則時未迎牲何殺之有經何以先言殺乎蓋此祭之始當自有說乎荅曰有之尸者生人爲之祝延之入廟而君不出迎

豈有灌地以求尸者而祭統明有祼尸之文則灌地與祼尸固并一矣且祼尸者以飲尸也主人獻之尸受以祭諸地乃後啐之奠之若主人灌地之祼安得以飲尸乎故曰祼有二節又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繇君右執冊命之鄭注云一獻一酌尸也此經祼下即言王命周公後作冊佚誥與祭統所言一獻之後冊命其臣節次正同益足證此祼之爲祼尸矣蕭注見正義案太室者明堂之太廟太室在四正堂之中央者天子宗祀之所也蕭言清廟中央之室者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堂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然則清廟即明堂太廟太室即其中央之正室蕭誼不謬姑采用之鄭倖文引馬融注以爲廟中之夾室夾室則非正室矣恐非是故予不用也云祼用圭瓚酌鬱鬯以獻尸者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鄭注周禮司尊彝職云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祼獻尸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佚誥〔注〕王命封伯禽爲周公後作冊書王依前南鄉周公北面伯禽後之亦北面史佚繇王右執冊誥之皆降拜登受冊春秋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魯頌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

啟爾宇爲周室輔蓋皆其誥詞也　依因豈反鄉喜疏云王依禮司几筵職云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故知此封伯禽時王依前南鄉也案禮記祭統說爵賞之施云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不同者蓋彼日正諸侯命其臣之禮與此異也云史佚繇王右執冊誥之者禮記祭義云詔詞自右云凡爲君出命必繇君右也故祭統諸侯介卿其臣史繇君右執冊命之觀禮天子使諸公賜侯氏車服太史交述命亦自諸公右也云皆降拜登受冊者凡臣于君賜无不跪降階而拜登堂而受周公雖以未父之尊且嘗踐阼而此時則必退就臣位自然亦降縱或以成王之辭降而即升拜有不可知而方其聽命始訖自必趨降故云皆降拜即傳言周公拜乎前亦不必堂上爲前也春秋傳者公羊文十三年傳文言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又言死以爲周公主則封伯禽即此經所謂命周公後故引以證何休注彼傳云加曰者成王始授其茅土之詞然則生以養周公二語是成王誥伯禽之言也引魯頌者閟宮篇文僖王曰則是追述始始受封時成王之命詞故云蓋皆其誥詞也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注〕言在十二月則周公尻攝前七年也文武受命所謂基命定命周公前言予乃允保謂攝政以保是命也史書公意故

日誕保文武受命鄭康成曰文王受赤雀武王頻取白魚皆七年而崩周公以文武受命皆七年不敢過其數獲芳武反俗作人旁府非〔疏〕篇首周公言朕復子明辟謂反攝政也又言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追說初時攝政之意也此上文言祭歲則是成王歲朝即政而祭也故此于經終記公攝之年數必言十有二月者明終是歲乃而七年故云言在十二月則周公攝前七年也經傳周公攝必言誕保文武受命故注詳申其意云文武受命所謂基命定命者以基命爲文王所受命定命爲武王所受命說具詳前文注疏以保天命亦解于前文之注然則此言誕保即周公所言允保史書本周之意而書之故云史書公意故曰誕保文武受命鄭注見詩文王正義及禮中庸正義乃合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鄴止于昌戶再拜稽首受此鄭所據也云武王頻取白魚者事出太誓篇云皆七年而崩者依生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謂受命也說者以受赤雀之明年爲文王元年則文王受命七年不數受赤雀之年也武王取白魚是觀兵時事後二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瘳後二年而崩是通數取白魚之年及崩年爲七年也〔疏〕則文王受赤雀之後年秝八年寅爲而七年戌武王得白魚時四月也崩在十二月則亦樂及而七年矣故云皆七年周公致政在厥攝七年之終正是不過文武受命以後之年數故云不敢過其數

多士第八十

周書二十　尚書十九

維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注〕鄭康成曰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新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疏〕注見正義云成王元年三月者此篇列于洛誥之後則七閱三年矣王既即政公得間暇則慰諭殷民必不再緩故知經言三月是成王元年三月也云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者先是致政在王城往也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旻迷巾反〔注〕弔讀爲遹遹至也至猶善也言不善乎旻天大降喪亡于殷馬融曰秋曰旻天秋气殺也方言降喪故傳旻天〔疏〕云弔讀爲遹遹至也至猶善也者誼具大誥疏馬注見釋文云秋曰旻天者久今文家歐陽說也案釋天云秋爲旻天李

巡注云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郭璞注云旻猶愍也愍萬物凋落二說皆非馬融云秋氣殺也者明堂月令孟秋云天地始肅仲秋云殺氣寖盛是秋氣殺也云方言降喪故俾旻天者馬意以上文言三月是年春建寅之月而舉秋時之天號故決之言以言降喪故有取殺誼而俾旻天也案詩大小疋凡三言旻天疾威是俾旻天者恆有取威罰之誼于雨无正則云降喪饑饉召旻則云天篤降喪二詩俾旻天亦皆言降喪故馬云然明俾天號各有恉趣也故鄭君駁五經異誼云六藝之中諸俾天者以情所求言之非必于其時俾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昊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从其主爾此說正與馬融合我有周右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注〕將猶奉也我周右助天命奉天之助威致王者之罰以敕正殷命以終于上帝之事〔疏〕云將猶奉也者義禮娉禮使次介陪道束帛將命于朝鄭注云將猶奉也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翼殷命翼僞孔本作弋釋文云馬本作翼正義云鄭王本弋作翼茲故从翼〔注〕肆今也鄭康成曰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玄殷之王命聲謂周起于百里故言小國〔疏〕

肆今釋詁文鄭注見正義云翼猶驅也者毛詩瞻卬云靁發五犯傳云虞人翼五犯以待公之發又吉日詩云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傳云是翼驅同誼也云周起于百里者孟子公孫丑篇云然而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也案殷制大國方百里而云周起于百里故言小國者惟天不畀允罔恆以百里之國滅殷對殷而言則爲小國也

亂弼我我其敢求位畀必至反恆乎古反書古文訓本作亟亟恆異文同字然字當以說文爲正茲故从說文作恆〔注〕畀與也罔誣罔恆或作亟俗讀爲罔或且改作罔字非也春秋傳曰毋恆亂惟天不與信誣罔而恆亂者故輔左我我其敢求天子位乎亟乎古反〔疏〕說文亟部云亟敏也故云畀與也釋詁云畀予也予與音誼同也論語離也篇云罔之生也幸而免何晏注以爲誣罔故云罔誣罔云恆或作亟者薛季宣書古文訓作亟也案孔頴達正義本乃開元時所改今文本非僞孔原本書古文訓乃僞孔本也說其金縢疏據書古文訓則可知僞孔本亦作亟也而其傳乃云信无罔治是讀亟爲恆爲古恆字唐明皇帝欲變古从今直改作罔字頴達本遂誤作亟故云俗讀爲罔或且改作罔字非也蓋信无罔治之云既誤以亟爲罔罔而語又甚不詞故曰非也郭忠恕汗簡心部有恆字釋爲罔

謂規頌也敖吾疏王充論衡語增篇及自然篇皆引此上帝引到反疏佚一語而說之云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治任賢使能恭己无爲而天下治案經典凡言上帝皆謂天帝未有僊古昔帝王爲上帝者如殷庚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惠君奭假于上帝不寧上帝在昔上帝甯王德延上帝是祇周禮昊天上帝易象傳聖人享以享上帝孝經以配上帝禮大傳柴于上帝皆指謂天帝其他不及虢叔總无非俾天者故此不用王充說而云上帝天也云引佚謂引進遺佚之賢言天欲人君任賢也者下云命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是言湯能任賢爲天所命則此引佚是謂欲人君引進遺佚任用賢人也云此周公述所聞之語也者欲見周公所爲我聞之言止此上帝引佚一語也引大傳者伏生尚書大傳云古者諸侯之于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鹵敀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鸞鳴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以爵再絀少以地三絀而爵地畢也是其文也以證此不適爲不進賢也云則讀如五命賜則之則謂規頌也者五命賜則周禮大宗伯文彼鄭注云則地未成國之名賜之以二百里二百里之地者二三百里以上爲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二五十里此解則字雖有多寡不同要皆爲畫定之頌數又說文

云見尚書葢忠忽惑于僞孔傳據此亦可證僞孔本此文作忘忽古聲實一字也依說文當作怙引春秋傳者左氏僖十五年及宣十二年傳皆有其文以證怙亂之誼以申其是也惟帝不界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注帝亦天也秉執也畏讀曰威惟天之不與殷于何驗之于民而已惟我下民所秉執所作爲卽天之明威也天道幽微恐不能論多士故指民言之所謂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也疏上言惟天不界允罔怙亂此言惟帝不界故云帝亦天也秉執釋詁文云畏讀曰威者古畏威字同說詳商書微子疏云見漢書董伸舒傳　我聞曰上帝引佚有夏不適佚則注上帝天也引佚所謂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也者所謂漢武帝冊賢良制文也謂引進遺佚之賢言天欲人君任賢也此周公述所聞之語也有夏謂桀也不適言不進賢也大傳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佚之則也則讀如五命賜則之則

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注元始也惟是天无所念聞厥
其始時之命下致滅亡之罰疏注元始釋詁文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
俊造爾四匚注革更也俊造才德過人者爾治也天既廢夏命
乃命湯更代之用賢才以治四匚更果疏說文革獸皮
革爲更也馬鄭王注咎繇謨皆云才德過于人爲俊故
云俊民才德過人者爾治毛詩信南山及韓奕傳詁也白成湯
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恪祀注自字疏注自湯至帝乙无不明德以撫
恪祭祀言殷先王皆賢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
帝罔不配天其澤注亦惟天大建立有殷而安治之殷先王亦
无敢失天意言皆異天命也故无不配天享其福澤詩曰殷之
未喪師克配上帝喪色浪反疏云享其福澤者以言配天是謂保有
天位則其澤當謂延胙長久享其福
澤與下文降若茲大喪反對爲孔氏謂布其恩澤非也引詩者文
王篇文彼毛傳云帝乙以上也鄭箋云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

万部云則等畫物也謂等量而畫其物爲數分是亦以則爲畫
定之規領也若大傳所云三年一貢士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
國一人是引佚之規領與惟帝降假鄉于時鄉昕雨反注假升也鄉讀爲肹蠁之
蠁帝升降蠁于是言下災異以譴告桀也肹昕乙反蠁昕兩反下瑕稼反疏假
釋詁文云蠁讀爲肹蠁者晉大夫羊舌肹字叔蠁今左傳
國語皆作羊舌向而經典向字又通作鄉則鄉向蠁三字皆通也
司馬相如上林賦云肹蠁布寫說文十部云肹蠁布也左思蜀
都賦云天帝運期而會昌眾福肹蠁而興作劉淵林云言天帝
于此會慶建福也然則肹蠁是天神來至降布威福之意與則
天帝降之以威故讀鄉爲肹蠁言下災異
以譴告桀也夏弗克庸帝大淫肩有辭肩私列反正義本作肩洪釋文云馬本作肩注肩動
作切切也有辭有辠狀可指說也言桀不能用天兵大肆其淫
辭辭訟也从舌辛聲猶理辠法之要辭如今劾矣然則辭爲辠狀之詞也左傳襄二十三年
臧孫紇出奔邾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无辭謂己辠无
可指斥之狀以爲盟也則此有辭是謂有辠狀可指說也惟昔

下之告皆能配天而行故不忘也是與此經誼合故引以證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注〕後嗣王紂大无明于天道況曰其又能聽念于先王之勤勞國家乎誕淫厥佚罔顧于天顯民祇佚〔疏〕義本作泆〔注〕馬融曰紂大淫樂其佚无所能顧念于天施顯道于民而敬之也〔疏〕樂勒各反〔疏〕注見史記〔注〕惟昔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疏〕喪色浪反下同〔注〕惟是天不保右紂降如此大喪亡之罰惟天不界不明厥德罔非有辭于罰〔注〕大喪之所以降惟天不与不明其德者也〔疏〕匪獨殷也凡四匸小大邦喪之由非有辭于罰者言皆有可數之辠致罰之由明天不枉罰无辠敷色〔疏〕言惟天不界不明厥德是申說上文降若茲大喪之由主反〔疏〕故云大喪之所以降惟天不与不明其德者故也云匪獨殷也者以言凡四匸小大邦喪是推廣言滅亡之國皆然不獨殷矣逸周書世俘解云武王遂征四匸凡憝國九十有九國是當時滅亡者正多也有辭于罰與上大淫厥有辭之誼同亦謂有辠狀可指斥故云言皆有可數之辠致罰之由王若茲誥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注〕靈善制剡也言武王大善承奉天事天有命曰剡喪殷國則往伐之敕正殷命告事于帝謂坰野柴于上帝〔疏〕靈善詩定之方中鄭箋誼也制剡說文刀部文告敕于帝即首篇敕殷命終于帝之謂故云敕正殷命告事于帝告事即告敕正殷命之事也云謂坰野柴于上帝者禮記大傳云坰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是武王既克殷而告祭于天之事則此經言告敕于帝正謂其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適亭〔注〕適讀當皆爲敵事矣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適亭〔疏〕注適讀至爲敵也惟我事順天下不有貳心而爲敵者惟爾王家作難與我爲敵謂武庚叛也〔疏〕難奴禮記雜記云大夫赴于同國適者曰某旦反〔疏〕不祿鄭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又論語里仁篇夫某不祿鄭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又論語里仁篇无適也釋文云適鄭本作敵是吉者適敵同字通用故輒以適爲敵鄭子君子篇云四海之內无客禮告无適也楊倞注云適讀爲敵又淮南齊俗訓云夫一者至貴无適于天下又文子云一

也者无適之道也是皆以適爲敵也此經兩適字俗解作之適之誼于語意殊覺不詞若作敵解則不貳適謂无貳无敵爾王家我適正指武庚之叛參觀上下文此解爲允協故云適讀當皆爲敵也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注洪大也我其曰惟爾武庚大无濂度我本不女動也難發自女邑自取滅亡爾難奴旦反疏洪大釋詁文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注肆故也正殺之也周禮曰賊殺其親則正之我亦念武庚之叛是天就于殷而大拂戾之非爾多士之由故不正爾多士釋所以不誅而遷之之意疏肆故釋詁文云正殺之也者王霸記文其書亡矣此文引見鄭君周禮大司馬注故得采之引周禮者即大司馬文彼鄭注云正之者執而治其罪是與此經正字同誼故引以證王曰猶告爾多士予惟時其冊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皆惟天命注西止息也奉猶承也康寧安也我惟是之故遷所尻以西息女非我一人所秉之意性不靜安也是惟天

命使然爾疏云西止息也者說文云西鳥在巢上也象形日生則西本爲止息之誼假借以西誼者殷民本在紂城朝歌之地今遷之于成周是從東此西字爾必知此經西字不作遷于西南非正向西以西爲西亡不若以爲西息于誼尤允協也云奉猶承也者承訓執持奉之誼奉持也二字誼相近多亡云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與此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語亦相似而秉德之言易曉故以秉況奉也康靜寧安並釋詁文據釋詁康又訓安此不用安訓者以康寧靜文若皆訓爲安則誼重累故康外靜訓无違朕不敢有後毋我怨注違去也女毋違去此遷所我不敢有後命誅責于女女毋以遷故而怨我言此者欲與之更始使相安也故書後下一字摩滅疑當爲命不可攷矣今文无爲元脫違字摩滅疑當爲命不可攷矣者唐石經初刻後字下有一字汗漫不可識俄據文誼當爲命字下當云朕不敢有後命乃與篇末之文相應故知後字下有一字汗今時乃有言也則後不復有言矣此文朕不敢有後語似未足也但僞孔古文及開元本皆无此字漢石經又缺後字以下故不可攷矣不可攷故不敢質言而云疑也云今文无爲元脫違

字者據蔡邕石經殘碑有此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
維天命元朕不敢有八字
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注迪進簡擇也惟
女所素知者惟殷先人有典冊記識殷革夏命之事今女又據
之而言曰殷先王之後進簡擇在王庭其眾士有服
治職事在百僚者以此責證我周蓋殷民以周滅武庚而又遷
己不无怨言故公述之識中吏反注迪進釋詁文簡擇鄭箋簡
而言曰者承有冊有典殷民之據是典冊而爲言也證巫放反正義曰詩誼也云今女又據之
有服治職事在百僚者皆益周滅武庚遷殷民二事皆殷民所
不順其偶夏殷故事必比對以相形則迪簡在王庭謂封夏王
之後對滅武庚言有服在百僚謂錄用夏臣對見遷言也史記
夏本紀云湯封夏之後是簡在王庭爲封夏後之明證也云以
此責證我周者證者怨責也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陳餘曰不
意君之證臣深也殷民偶夏殷故事是怨責周之不如殷也予
一人惟聽用休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注我惟法殷先王聽用

休意故我敢求爾王之後于天邑商而封之謂封微子爲殷後
也鄭康成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疏云謂封微子爲殷後
後封微子也上言夏迪簡在王庭是殷民以周滅武庚而出怨
言此言予肆求爾于天邑商是公自解說于殷民言不絕商後
自是謂封微子矣鄭注見正義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
者言凡受命而王皆天之所建商亦然故云亦本天之所建詩
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又云帝立子生商此箋上文亦云亦惟
天丕建保受有殷是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維天命注我之
商亦本天之所建　予惟率肆矜爾商家故則武庚之滅非我之罪
更立殷後惟率循故事矜憐夷矜爲憐疏云則武庚之滅非我之罪
是維天命矣今文肆爲遂
爾豈是欲絕殷後者是欲說武庚之滅非我之罪
予罪時維天命是就詠武庚言率肆矜憐爾謂率循常典矜
充論奚矜虛篇引云予惟率夷憐爾案夷之言常憐與矜同誼
王庭而言率肆矜爾肆之言故謂率循殷承夏迪簡在
夏故事矜憐爾商此誼尤長故不从今文　王曰告爾多士昔

朕來自鄗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爲孔本无告爾二字兹从蔡邕石經本鄗衣檢反僞孔本作奄說文邑部云鄗周公所誅鄗國然則此當作鄗〔注〕來自鄗謂踐鄗歸也事在周公攝政三年四國管蔡商鄗昔我來自鄗之時我大下教命于女四國民我乃明致天罰于四國之君下瑕此篇是嫁反〔疏〕成王元年時事言昔朕來自鄗則來自鄗時在前矣成王政教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鄗多匚攸云成王伐淮夷與踐鄗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故云來自鄗謂踐鄗歸也事在周公攝政三年云四國管蔡商鄗者詩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周公東征則四國即此經所云四國矣彼毛傳云四國管蔡商鄗也故此亦以四國爲管蔡商鄗云我大下教命于女四國民者多匚篇王來自鄗至于宗周周公以王命告四國多匚曰我惟大降爾命又云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此言昔朕來自鄗則所云大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則所云大降爾四國民命非謂教民生命乃是下嫁告民之教命也逖爾瑕邊比事臣我宗多遜逖七支反開元皇帝改作移非其誼矣昅从王不从辵瑕爲遠是其證也比資至反注同異而字則同毛詩泉水傳訓瑕爲遠是其證也比資至反注同慫色田反僞孔本作孫其傳訓爲順案依順誼則字當作慫孫則通省字也開元本〔注〕逖遷徙也瑕邊遠也多適慫順也徙女作遜遜則字別矣〔注〕逖遷徙也說文辵部文子洛邑遠女故土之惡俗比近臣事我宗周庶幾適于慫順緇衣曰恭已埶之則民有慫近其埶斬反〔疏〕逖遷徙也說文辵部文埶力至反〔疏〕瑕邊遠也釋詁文多適者豐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彼孔穎達正義謂服虔本多作祇解云適也然則多與祇通多亦可訓適也慫順說文心部文說文又引唐書曰五品不慫傳中孫字誼爲順者皆當作慫以證慫之誼爲順也然則凡經云不凌節而施之謂孫論語述而云奢則不孫僖十五年左傳卜右慶鄭吉公曰不孫此諸文孫字皆當作慫今經傳中皆不作慫學者不復知有慫字故因不能悉數也緇衣者書篇名在禮記彼鄭注亦云慫順也彼文言民之有慫由于埶已埶之故引以證此比近我周庶可適于慫順今本禮記誤作則民有孫心良由不識慫字而傳寫誤也賴宋本作則民有孫可據以爲正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耆命有申〔注〕申重也今我惟不忍女殺恐女陷于罪戾惟是故有重申之命前歸自鄗大降民命故此爲重命也重直容反〔疏〕申重釋詁文　今

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匡周鹵賓亦惟爾多士鹵服奔走臣
我多遜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賓必丙反幹果反又木執聲〔注〕馬融
日賓卻也聲謂如馬誼則賓讀爲擯也今我作大邑于此土中
洛汭之地以待四匡无所擯却豈獨擯外爾多士乎
亦惟爾多士所服從奔走臣事我者適于慾順則我將安定之
爾乃庶幾有爾土爾乃庶幾安女之幹事止居矣卻豈約反〔疏〕幾吉依反
馬注見釋文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
敢出兵于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則擯謂拒卻之也史記蘇秦傳
則云六國從親以賓秦則古字賓與擯通也馬訓賓爲卻則是
擯卻之誼矣故云如馬誼則賓讀爲擯也云今我作大邑于此
土中洛汭之地以待四匡者鄭注康誥云岐陽之域處五嶽之
外周公爲其于政不均故東行于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
又鄭志荅趙商問云東都貢賦所均是則作邑于洛爲爾克敬天
取其土中于四匡來者道里均故云以待四匡也爾克敬天
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子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啻式豉反釋文云徐本作翅案啻字爲正翅則通用字也〔注〕啻但也女能敬則天與女憐女
女不能敬則不但不能安有爾土我亦將致天罰于女身徵懼
之〔疏〕啻但也者下无佚篇云不啻不敢含怨是啻爲但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
繼爾居爾乎有斡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捄〔注〕興盛也
今女惟是宅尻于女邑繼爾所尻之業女其有安事有長久年
于此洛邑則可以長子孫于此女小子乃興盛矣是從爾遷基
之也言此者又鼓厲之長子孫申丈反〔疏〕興盛鄭箋天保詩誼
者謂所執以謀生之常業若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民是也云繼爾所尻之業
曾之規矩也宅爾邑既謂安其尻之敬敵商循族世之所儥工用高
故以爲所尻之業易文言彖云修詞立其誠所以尻業也是業
可言尻也蟋蟀詩云職思其尻亦謂所爲之事爲尻也云女其
有安事有長久年于此洛邑者王肅注也見正義不俾肅曰若
欲使注文上下融貫不便復識以也云則可以長子孫于此者
謂安其尻樂其業久則將蕃育子孫于此洛邑猶史記平準書

所云爲吏者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鹵居注王曰下蓋有脫
長子孫也

文或之言有也今時我乃有言告女女其安所居哉申前文无
違朕不敢有後之意語終丁寧之也疏云王曰下蓋有脫文者
以王曰又曰之文不相
聯屬又此篇文體與多匸篇相似據多匸篇末云王曰我不惟
多語我惟祇告爾命乃更云又曰此篇王曰下當亦別有一二
語而後溥又曰今此則否故以爲有脫文但疑事无質故云蓋
也或之言有也者鄭君論語注誼也前文言无違朕不敢有後
此云時予乃或言是說不復有後言云爾攸居則是欲其无違
去此前後語意相應合故以爲申前文之意語終丁寧之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六終

尚書人注音疏

无佚第八十一

周書二十一　尚書二十

周公曰於戲君子所其无佚注鄭康成曰於戲者將戒成王欲
以深感動之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
无自佚豫也聲謂令文无爲毋佚爲逸長中疏鄭注見正義云
長者者鄭以此雖是戒成王此君子則是泛說不謂人君知者
易乾鑿度云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帝者天俌也王者美行也
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五經
異誼載易孟京說亦云然案易卦觀五爲君子而君人五號无
君子之目以是知君子非人君之俌故云止謂在官長者云所
猶處也者詩九闕云公歸无所于女信處鄭箋彼云公西歸而
无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是所有居處之誼也云今文
无爲毋佚爲逸者大傳作毋逸王充論衡儒增篇亦引作毋逸

學海堂
吳江徵君聲著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无毋佚逸古今字也蔡邕石經佚字左去人右加也俗字也茲不取先知稼嗇之艱難乃佚則知小人之依（艱籀文艱）（注）稼嗇民之勞事也先知其艱難乃後逸豫則知稼嗇爲小民之所依賴雜記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之道也先知稼嗇之艱難乃佚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疏）引雜記者禮記書篇也彼文云子贛觀于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注云蜡之祭主先嗇也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嗇有百日之勞諭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誼大張弛以弓弩諭人也是則張謂勤勞弛謂逸豫故云先知稼嗇之艱難乃佚一張一弛之道也論衡儒增篇引此經而解之云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武弗爲弛而不張文武不行一弛一張文武以爲常亦說此經爲一張一弛之誼云嗇或爲穡者茲从蔡邕石經作嗇僞孔本則作穡也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嗇厥子乃不知稼嗇之艱難乃佚乃憲既誕不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聞知（相息匠反憲喜建反僞孔本憲作諺不作否茲从蔡邕石經本）（注）相視也憲猶欣也喜樂之意則瀆也視彼小人其父母勤勞稼嗇已粗其業其子安享其成不知其艱難乃佚豫乃喜樂既乃誕妄不瀆侮慢其父母曰昔之人无所聞知不知佚樂憲或爲諺誕或爲延（樂勒各反）（疏）相視釋詁文云憲猶欣也喜樂之意者毛詩板柳初恙反）（疏）傳云憲憲猶欣欣也說文次部云欣笑喜也常人安佚則湛樂是圖此憲憲承乃逸之下則當爲欣樂之誼矣則法亦釋詁文云憲或爲諺者僞孔本也云誕或爲延者蔡邕石經本也　周公曰於戲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注）鄭康成曰中宗謂太戊也（疏）注見詩商頌譜正義云中宗謂太戊也者據史記殷本紀文而知也儼襲寅畏天命自度（儼僞孔本作嚴釋文云馬作儼）（注）儼矜莊貌寅當爲夤夤敬茲从馬儼宜檢反度代洛反）也儼襲莊貌夤畏莊心表裏純一也度圖度也圖度天命敬畏之實也儼或爲嚴度或爲諒（疏）云儼矜莊貌者毛詩澤陂傳誼也云寅當爲夤夤敬也者說文

夕部云夤敬惕也从夕寅聲易曰夕惕若夤是夤爲敬也此文夤畏據史記卓世家作敬畏則夤宜爲敬故字當爲夤也正義引鄭注云恭在貌敬在心茲用鄭誼而增成之故云儼襲在貌夤畏在心外貌中心皆敬故云表裏純一也釋詁圖度同訓故解度爲圖度圖度天命則是敬畏之實也云儼或讀爲嚴者史記卓世家及徐幹中論天壽篇所引皆作嚴僞孔本亦作嚴也云度或爲諒者蔡邕石經也

治民祗惎不敢荒寧惎古文懼注祗

惎猶夤畏治或爲以祗或爲震馬融曰寧安也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疏祗之言敬與夤同誼惎與畏亦同誼故云祗惎猶夤畏因上文言夤畏故以況云爾云治或爲以者蔡融石經也以訓用言用民常敬惎亦得備一誼云祗或爲震者史記卓世家注寧安釋詁文肆也馬注見卓世家注寧安釋詁文故也今文亨皆爲饗疏肆故釋詁文云

中宗之亨國七十有五年注肆作饗國

今文亨皆爲饗者蔡邕石經也言皆者下文高宗亨國祖甲亨國皆作饗

爰暨小人注鄭康成曰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于暨與也

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故

爰于(疏)鄭注見詩商頌譜正義云高宗謂武丁也者禮記喪服反(疏)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是也云舊猶久也者說文云龜舊也白虎通蓍龜篇云龜之爲言久也是舊與久誼相近此文據卓世家作久勞于外故訓舊爲久也爰于暨與並釋詁文但暨字俗通作暨也云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者下云作其即位則此舊勞于外是未即位爲太子時也卓世家注引馬融注云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于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是馬亦謂武丁爲太子時勞役于外但未言將師役則是征伐之事也案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虞幡注云高宗殷王武丁干寶注云鬼方北方國也詩商頌云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毛傳云殷武殷王武丁也鄭箋云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撻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是皆高宗將師役之明文但易詩所言未見是爲太子時事然即位之後豈宜久曠天位南征北伐或亦有爲太子時奉父命出兵之事故鄭君爲是說與時是釋詁文聲必爲是訓者欲見時字不作時日誼也知者據中論天壽篇引此作寔舊勞于外釋詁寔亦訓是又公羊桓六年傳云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又秦誓云是能容之禮記太學引作寔能容之則寔與是且同字據中論作寔則此作時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注)嘉善也靖和也安也時殷道既衰武丁修政行悳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是善和安殷國

(疏)嘉善至于小大

文昊天有成命之詩云肆其靖之毛傳依國語韋昭之解訓靖爲和鄭箋則云故于其功終能和安之是靖爲和兼有安誼故云靖和也安也云時殷道既衰武丁修政行悳天下咸驩殷道復興者皆據史記殷本紀文

无時或怨(注)鄭康成曰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也言人臣小大皆无怨王(注)上時掌反

(疏)注見正義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注)五十有九年

(疏)云或爲五十五年者史世家文也今文爲百年者蔡邕石經也

或爲五十五年今文爲百年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注)馬融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

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爲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

(疏)注見中兩反

正義引鄭注與此注畧同案史記殷本紀云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故馬云祖甲武丁子帝甲

者當訓爲是而屬下讀故云時或爲寔寔亦是也以證明時是之誼作其卽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

(疏)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

言諒力尚反闇烏含反(注)鄭康成曰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悳喪三年之禮尻倚廬柱楣不言政事楣民悲反廬力尻反柱

(疏)注見詩商頌譜正義作起說文人部文禮記喪服四制引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知庾反又知遇反

鄭彼注云諒古作梁故于此云梁闇也云楣謂之梁者釋宮文也云閻廬也者伏生大傳引傳說曰高宗尻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是閻謂廬也云小乙崩武丁立者史記殷本紀云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喪服四制倚武丁繼世卽位而慈良于喪是也云尻倚廬柱楣者義禮喪服傳云尻倚廬寢苫枕凷又云既虞前屏柱楣然則尻倚廬是始遭喪時柱楣是既葬之後也尻倚廬者鄭注既夕記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北戶柱楣者鄭注喪服傳云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賈公彥疏云既虞之後乃改舊廬西向開戶前去戶傍兩相屏之餘草則柱楣卽于倚廬之処所故鄭併言尻倚廬柱楣也其惟不言言乃雝(注)雝和也鄭康成曰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穌雝(疏)雝和

(疏)毛詩何彼禮矣傳誼也鄭注見

也祖甲有兄祖庚又案殷本紀云帝甲淫亂殷復衰國語周語亦云帝甲亂之七世而隕然則祖甲爲湯孫太甲云先中宗後祖甲也由是王肅特排異說以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又造爲僞孔傳云此以惠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故世家索隱據紀年太甲唯得十二年與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不合以駁王肅之謬顧紀年僞書未足據也聲案文二年左傳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且引詩皇后帝皇祖后稷及周我諸姑遂及伯姊皆傳君子曰禮以其先帝後稷先姑後姊言之有敘故曰禮也若退太甲在高宗之下則周公之言爲无倫次必不然也且下文云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言自及則是由前迄後順推之詞足明祖甲在高宗之後名甲者惟一帝甲則祖甲自是帝甲馬鄭之言信不誣矣雖疑可也若據之以駁馬鄭則是駁尚書駁周公矣可乎哉作其即位注武丁崩祖庚立祖庚崩祖甲立疏此注據殷本紀文也故世家注引馬融注云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案天子而言死非名也故不用其注而依鄭本紀爲注爰知小人之依注而保惠庶民不侮鰥寡中論天壽篇所引如此僞孔本惠下有于字不下有敢字據故世家作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則古文本无于字敢字僞孔氏所妄增也當从中論所引爲正矜古頑反注爰于惠愛也于外知小人之依故能保愛眾民不侮鰥寡愛作愛音代反俗亂作愛音同誼異疏爰于惠愛並釋詁文云于外知小人之依者用故世家文也肆祖甲之享國肆有三年肆生合反合三十兩字爲一也正義本作三十唐石經作卅案卅是變文依正文當作卅注卅三十并也古文省省所景反疏古文省者說文卅部文謂并合兩字爲一字是古文省字之法也自嘗艱後立王生則佚生則佚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湛樂是從湛多含反正義本作耽衛包所改也論衡語增篇引作湛書古文訓亦作湛故从湛僞孔本是作之漢書傳及論衡中論皆引作是當从是湛樂鄭崇注重言生則佚者欲見非一王與抑衍文與湛者樂之久也重直容反見夷甸反疏重言生則佚者欲見非一王與抑衍文與者經言自時厥後立王是秝云虛反樂力各反疏云重言之誼已足似不必有重文故疑重言者衍惜故世家載此篇而不及此文蔡邕石經又闕此无可與中論爲證者故不敢直

言其衍姑先解其重言之意乃復轉一解以爲衍文而皆云與以疑之也云湛者樂之久者毛詩鹿鳴傳誼也自眚孚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漢書鄭崇傳及論衡語增篇所引皆作時亦罔有克壽疑此是僞孔氏有所增也然中論天壽篇所引與此同始仍之（注）言伕欲之生害也四三或爲三四（疏）云言伕欲之生害也者漢書杜欽傳欽說大將軍王鳳引此或四三年句而說之云四三或爲三四者中論引作或三四年也依七八年五六年之文則云三四年當是然不敢據以證經文姑識之于注爾（注）既俾商王以爲濛戒更述祖德以示之範二王季克自抑畏（疏）云既俾商王以爲法戒者上年句而說之云言伕欲之生害也四三或爲三四者中論引作或三四年也依七八年五六年之文則云三四年當是然不敢據以證經文姑識之于注爾王能自謙抑敬畏則无佚可知（疏）俾商王以爲法戒者上畢後立王則以爲成王戒也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注）服事康安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孟子曰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又曰西伯養老制其田里是也（疏）服事康安並釋詁文云文王卽安于卑下之事就功于田功孟子曰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又曰西伯養老制其田里是也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用咸和萬邦（注）昃日在西仄時側也易曰日中則昃（疏）云昃日在西仄時側也者說文日部文引易者豐彖傳文以言日旣中而後昃也荀

于田功者田功是卑下之事也兩引孟子者梁惠王及盡心二篇文以證文王之勤于田功也釋文云卑馬本作俾使也案使服之誼不可解且馬說不得詳聞未達其指姑置不用　徽柔懿恭襄保小人惠于矜寡（僞孔本人作民于作鰥漢書谷永傳永引作懷保小人惠于鰥寡蔡邕石經亦然當从之矜古頑反）（注）徽和懿美也　文王有和柔美襲之德以襄安小人加惠于鰥寡鰥寡天民之窮而无告者文王施仁所先故又特言之（疏）襲與云眷徽五典史記作眷和五典故云徽有和誼也懿文選文賦注引鄭叔重淮南注曰鼓琴循弦謂之徽是徽和文選注引鄭叔重淮南注曰鼓琴循弦謂之徽記王制云少而无父者謂之孤老而无子者謂之獨老而无妻者謂之鰥老而无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无告者也云文王施仁所先者孟子梁惠王篇言鰥寡孤獨四者天下之窮民而无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云故又特言之者以言小人則鰥寡亦該之矜寡故決之言以文王施仁所先故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用咸和萬邦（注）昃日在西仄時側也易曰日中則昃（疏）云昃日在西仄時側也者說文日部文引易者豐彖傳文以言日旣中而後昃也荀

爽注周易離九三云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昃是日過中爲昏也釋言云皇暇也此經皇暇聯文故云皇即暇也國語楚語云小賜不成左傳則云小惠未徧故云成徧也　文王不敢般于游田以庶邦維政之

龔般步千反（注）般樂也以庶邦三字衍也文王不敢般樂于佚游田

狩維敬龔于政事樂扶教反（疏）般樂釋詁文云以庶邦三字衍也者國語楚語左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即此文也據此則謂文王敬恭于政事不得有以庶邦三字爲孔氏乃增改之云以庶邦惟正之共且解共爲共待衛包因又改共爲供矣今據國語定作維正之龔龔即古恭字也以庶邦三字本應削去泰流傳既久削之則太駭俗姑存之而目爲衍字可也　文王受命維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注）鄭康成曰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謂中年聲謂文王正義云受命

（疏）鄭注見詩文王受命者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鄭彼注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又國語周語云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韋昭注云以爲太子又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穀梁傳云禮有受命无來錫命非正也是諸侯世

子嗣位爲君必受命于天子殷制當亦然也案詩文王敘云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箋云受天命而王天下又文王有聲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則又是受殷王錫弓矢專征伐之命鄭于此言受殷王嗣位之命必知此受命非如彼二文所言者文王九十七而終伏生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則受天命時年已九十而弓矢之錫又在其後此言中身是謂中年其後享國尚有五十年明非彼二文之受命矣云文王享國五十一年者呂氏春秋制樂篇云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召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　惟十有三年

周公曰於戲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佚于游田維正之共

漢書谷永傳永曰食地震對引經如此隸釋所載蔡融石經殘碑此篇有酒毋勑于游田維七字今日六字合之谷永所引適同作則其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三字改爲增以亂經也吾从谷永蔡邕而已共居容反　成曰淫放恣也（注）鄭康

（疏）鄭注見正義云淫放恣也者成二年左傳云淫從其欲從欲故爲放恣也云正當爲政共讀當爲龔者鄭注周禮小宰云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又注凌人云故書正作政是古字正與政通也古龔字多作共左氏昭七年傳云三命茲益共又昭十

或壽張爲乂（僞孔木无上有民字或下有胥字說文兩引此文皆无此二字郭璞注爾疋引曰无或俾張爲幻亦无民字胥字然則民字胥字僞孔氏所妄增也故削去之壽中流反又時流反又胡辨反（注）訓道保安惠順也誨曉敎也壽張誑也幻相詐惑也古之君臣猶相告以正道有道則相安順道失則相曉以爲敎无有欺誑相詐惑者壽或爲侜（訓道釋詁文保安惠順之誼經中數見之矣侜居況反（疏）于此復釋之者以上有保惠庶民之文嫌此保惠謂上文同故特釋之以明其誼異也誨曉敎也壽張誑也者並說文言部文文相詐惑也者子部文也孝經事君章云將順其美也道失則相曉以爲敎匡救其惡也云壽或爲侜者釋訓云壽張誑也郭注引此作侜

刑至于小大舉否則乖心違怨否則乖口詛祝（僞孔本聖作聽字亂下有先王之三字茲據蔡邕石經正之訓則助反祝之又反注同（注）聖通刑灋也小大亦謂臣民也民疑衍字也言古君臣相道以正此其君若不通聖人乃道之以變亂正灋必至于小大之臣民皆不服从不則韋乖

六年傳云无有不共恪其誼皆爲敬則實皆龔字也又周有罔敦其欽誼共伯作龔白龔即龔之省也是共龔字通也上文維正之龔謂敬龔于政事此文誼如上文故據上文以己覈定其正字龔字且云亦謂敬龔于政事毋皇曰今日湛樂乃非舉鹵訓非天鹵若時人丕則有愆毋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悳哉湛多含反樂勑各反酗皿遇反（注）訓敎若善迷惑也酗酵酵醬也毋自寬暇曰今日暫爲湛樂非民所以爲敎非天之所善是人大則效之斯有愆尤矣商王紂之惑亂酗于酒德可爲監戒者毋效之哉今文皇爲兄古況字也（舊于命反夫文孚反（疏）說文言部云訓敎若善時戰反兄虛旺反酗酵酵醬也者說文酉部文也故云訓敎若善釋詁文迷惑釋言文民也欲順經文爲解故云非民所以爲敎者謂非所以敎禁邑石經也云兄古況字也者詩桑柔倉兄塡兮及召誥嗚呼云斯引釋文皆云兄音況又音況或作兄又樊毅脩華嶽碑云兄乃盭德隸釋云以兄爲況是兄爲古之兄字也）周公曰於戲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敎誨无

怨恨其上不則諰視其上求其凶咎詩曰侯作侯祝靡届靡究
聖或爲聽道徒到反作則聖通說文耳部攻刑法釋詁攻鄭
助反届今拜反〔疏〕注上攻至于小大〇正義曰小大謂萬民
上及羣臣此亦云至于小大與上攻同故云小大亦謂臣民也
亦者亦上攻也云民疑衍字也太與上攻同故云小大既該臣民則不應復言
民故以民爲衍字不敢質言故云疑也云言古君臣相道以正
者家上攻古之人猶背訓告云而言也引詩者大雅蕩篇攻
彼毛傳云作祝詛也鄭箋云侯維也王與羣臣乖
爭而相疑且祝詛求其凶咎究窮也鄭箋云侯維也王與羣臣乖
同此經故引以說云聖
或爲聽者僞孔氏本也周公曰於戲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
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注〕迪作也作哲明也〔疏〕迪作釋詁
文鴻範曰
明作哲哲字本或作
哲故云作哲明也　毕或告之曰小人怨女詈女則兄自敬德
毕愆曰朕之愆允若時詈力讵反〔注〕詈罵也古文兄爲皇鄭康
成曰皇暇也言寬暇自敬聲謂皇當从今文作兄兄古況字兄
滋也今文自爲曰蓋自或省作㠯故誤爲曰當从古文作自
此四王其有告之以小人怨女詈女則滋益自敬悳引過歸己
曰我之過信如是怨詈之言也自疾〔疏〕詈罵說文口部文云古
鄭本作皇鄭本是古文也鄭注見正義聲不从鄭君皇暇之諠
而謂當从今文作兄者以皇暇之諠與自敬似不相倚據蔡邕石經作兄兄即古
況字況訓滋滋益自敬悳斯諠爲長也云兄古況字者說詳上疏況之爲滋長也云今文自爲曰者蔡邕石經作曰也云蓋自或
桑柔及召旻傳皆有是訓也云今文自爲曰者蔡邕石經作曰也云蓋自或
曰故誤爲曰者說文自部之後即次㠯部次曰部丁㠯部云此亦自字
也省自者詞言之氣從鼻出與口相助也是曰或省作㠯也曰
字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以曰相似易于譌誤推
其致誤或此之由故云蓋也云當从古文作自者自字千此文
諸校長也不啻不敢含怒〔注〕鄭康成曰不但不敢含怒且欲婁聞之
以知己政得失之原也婁力主反〔疏〕注見正義國語周語曰口之宣
怨詈可以知己政得失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于鄉校以論
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
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
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是亦欲聞小人之言以考己政得失
也此毕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女詈女則信之〔注〕聽

當爲聖古文聖作㫐俗儒不識仞爲聽字故誤也此其君不通聖人乃有誑惑之者言小人怨女詈女則聽信之仞如震反〔疏〕云聽當爲聖者上文此辟不聖僞孔本作此辟不聽與此文同據蔡邕石經上文寔作此辟不聖既从之改正矣此文當亦同之而无如石經闕此文故不敢直改作聖也云古文聖作㫐俗儒不識仞爲聽字誤也者汗簡耳部有㫐字郭忠恕釋其下云聽亦作聖蓋忠恕見僞孔書作聽蔡石經作聖故以兩字兼釋之案㫐从耳呈省聲乃聖字之省文其釋爲聽者則若呈不永念辟貪亦反綽時約反〔注〕辟皋也綽亦寬也則如是信讒不長念己之皋戾辟不寬綽辟皋心亂罰无皋殺无辜言不能引咎自責也不寬綽其心反妄行殺罰言不能容受而齋怒正與四王相反齋夕詣反〔疏〕辟皋釋詁文釋言云寬綽也毛詩傳云綽綽寬也此經寬綽聯文故云綽亦寬也齋怒者離騷云反信讒而齋怒王逸注云齋疾也云正與四王相反者四王謂殺三王及周文王也四王引是疾怒于人是正相反也怨有同

是叢于厥身〔注〕叢聚也信讒齋怒怨有同歸是叢聚于其身也

〔疏〕叢聚說文

聿部文

周公曰於戲嗣王其監于兹

厥兆天子爵〔疏〕白虎通爵篇引无佚文如此伏生大傳亦引之增妄改寧不亦妄刪乎此文在而无此文蓋僞孔氏于此篇輒妄上下文云何无由知其意指不敢強爲之說姑闕

君奭第八十二

周書二十二　尚書二十一

周公若曰君奭奭始亦反〔注〕君尊稱也奭召公名召時照反下凡言召公皆同〔疏〕君是天子諸侯之稱故云尊稱逸周書克殷解云召公奭贊采知奭是召公名也說文爾部云奭從大從皕皕亦聲此鄭召公名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隊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諶我亦不敢知曰其崇出于不詳弔如字又氏称

己曰皆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注)君己謂輔
成周道是我之責此追召公舊時之言也我亦不敢安于上帝
之命謂必右周而不長遠念天之明威也此說己不敢安于上帝
也(疏)云君己謂輔成周道是我之責此追述召公舊時之言也
者召公與周公俱相成王召公雖亦同姓而周公尤爲至
親則輔成周道自是周公之責召公當亦謂然茲言君己曰時
我明是召公舊曾有此責成于周公之言而公追述之也云我
亦不敢安于上帝之命謂必右周者經言不敢寧于上帝命謂
不敢安恃天命以爲必右周也惟不敢安恃天命故不敢捨之
而去故云此說己不敢去之意也　越我乃罔尤韋惟人在(注)
下文我嗣事子孫云云不聯引此惟人在則漢人於在字讀絕也
己意竊計曰我民无有愆尤韋倍者惟人在故也亦言己不可
去之意(疏)越與曰同音越之言踰于此上下文皆不屬若作曰
字以爲周公意計之言則與上文君己曰下文又曰
皆相應故知當爲曰由越曰同音而誤爲越故云聲之誤也言
我民罔尤韋惟人在則是謂治民須人當其任者不可捨去故

反喪色益反隊直類反下及注並同崇偽孔本作終釋
文云馬本作祟茲从馬詳偽孔本作祚茲从蔡邕石經(注)基始
孚信也馬融曰崇充也聲謂崇終也書亦或爲終詳善也言殷
不善乎天天降喪亡于殷殷既隊失其命而我周既受之矣我
不敢知殷家之始長信于休美者以順天輔誠也亦不敢知其
終出于不善也不敢知殷之善敗者若言惟知輔成周道而已
今文崇爲道(疏)基始孚信並釋詁文馬注見釋文崇充亦釋詁
崇與毕基爲對基爲始則崇爲終者以經其
有終詩也云書亦或爲始則崇爲終者偽孔毛詩蟋蟀傳云崇終也崇固
履上九眡履攻祚釋文云祚本亦作詐則古字祚詐通故云詳
善也我不敢知殷家之始云云者據正義言鄭君亦謂此我不
敢知云云是指殷之興亡言也云若言惟知輔成周道而已者
此篇敘云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馬注謂召公以周公功大不
宜復列在臣位以周公不退爲貪寵故不說然則此篇是周公
表白以當留輔不可去之意此言不敢知殷之善敗則所知惟
在輔成周道此意在于言表故云若言以儗之所以足
成周公言外之意也云今文崇爲道者蔡邕石經本也於戲君

云亦言己不可去之意　我嗣事子孫大不克襲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
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弗克經秝嗣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僞孔本嗣事改作後嗣命不易
子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僞孔本嗣事改作後嗣命不易
上增天字應棐二字改作一難字亡字改作其茲並从漢書王莽傳所引失夷質反在今屬上讀（注）失讀爲佚佚忽也書亦或爲佚應當也設使我繼事子孫大不能襲承天
地遏止佚忽前人之光美我退老在家則不與知矣命之吉凶
不變易也天意當輔至誠乃若不爲天所輔而亡隊其命則不
能經秝久遠繼嗣前人襲承其明德正在于今也我小子旦非
云失讀爲佚者古佚字通作失說已詳般庚疏佚忽說文人部
文云書亦或爲佚者僞孔本作佚也應當釋詁文說文心部亦
云然云命之吉凶不變易也者詩敬止云命不易哉鄭箋云
其命吉凶不變易也此云命不易意與詩同故仿詩箋爲解又

曰天不可信我迪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迪正義本作道
釋文謂馬本作迪寧从馬（注）寧王文王也釋捨也周公言我又念曰天命靡
常不可信也我惟道文王之德使延長之則天不用捨于文王
所受之命矣捨式治反（疏）鄭注洛誥云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此道徒到反（疏）是周公之言故云寧王文王也下文
割申勸寧王云云引見禮記鄭注禮記亦以寧王爲文王說文
手部云捨釋也誰同可轉相訓故云釋捨也正義謂鄭以此又
曰爲周公僞人之言聲案此又曰固是周公曰中所稱道若以
爲僞人之言則未見審然蓋又之爲言必前有所因上文越我
民罔尤違越字誤爾實當爲曰是周公道已意中之言說具上
疏此當承前文而來亦是周公道已意念故云周公言我又念
曰云云如此則上下文意一貫乃爲允協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咸有一德
若伊尹假于皇天在太甲昔則有若保衡（注）鄭康成曰伊尹名
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衡
平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

皇天北極大帝也聲謂假至也道至于皇天謂功致太平因名山升中于天也（阿安河反）（疏）鄭注見詩蕩正義及正義并周禮太宗伯疏云伊尹名摯者出孫子兵書云湯以爲阿衡者長發詩云實惟阿衡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商王毛傳云阿衡伊尹王湯也是湯以伊尹爲阿衡之官也云以尹天下故曰伊尹尹正也治也言正治天下也也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命烝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上母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亡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然則伊是水名本其所生處以爲姓也鄭言尹天下故曰伊尹者說文人部解伊字云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從人從尹是則伊亦有尹治之誰也云至太甲改曰保衡者阿衡保衡名號相類皆取平御天下之誰而伊尹相太甲又有師保之任商書敘云汝丁既葬伊尹亳誥單遂訓伊尹事是伊尹嬪于汝丁之時而誥單代之則終太甲之世操御權衡者惟伊尹經言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故知即是伊尹始偁阿衡後改曰保衡也云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者禮記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此阿衡保衡當時特爲此官號非常有之官則是所謂不必備惟其人者故知當時非常官者阿衡之名屋見于詩頌保衡屋見于此它无所見虞夏无此官名商之後世亦未有見周官三百六十亦无此號是當時特爲此號也云皇天北極大帝也者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鄭彼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鄭又注禮記月令云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于圜丘也則此言北極大帝是北辰耀魄寶也假至說文人部文云道至于天也者因名山升中于天禮記禮器文彼鄭注云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狩至于匡嶽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孝經說曰封乎太山改號燔柴禪乎梁甫刻石紀號然則升中于天謂封禪也白虎通封禪篇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敎告之誼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史記封禪書偁管仲之言謂湯封太山禪云云是湯既受命升中于天之事伊尹爲湯左命之臣湯之功實成于伊尹則此言伊尹假于皇天自是謂因名山升中于天之事枉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燮王家（注）鄭康臣曰伊陟伊尹之子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馬融曰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聲謂敎有臣扈篇在湯誓前

則爲湯臣矣大戊湯孫太甲之孫也臣扈猶逮事之與抑別是一人而同名者與不可知矣肆治治王家之績也與爰〔疏〕鄭注見詩蕩正義及史記鄭世家注云諸反〔疏〕伊陟伊尹之子者蓋據世本而知今世本亡无以證矣云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者何休注公羊宣三年傳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鄭注禮記月令云上帝太微中其所統則是統夫五帝矣故周禮司服職言祀昊天上帝又別言祀五帝蓋上帝與五帝分言之則爲六天合言之一天而已今文家說堯典六宗所謂實一而名六者故上帝統太微也案淮南天文訓云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然則此經上帝即馬注及咸乂敉釋文云道至于上帝謂宮者是也馬注堯典所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奉天時也者太微五帝迭相休王以成四時春生夏養秋收冬藏順其生養收藏之節以出政令若明堂月令所紀是爲奉天時也云巫咸以巫傅則是女號故辯之云男巫也周禮春官有男女巫女巫則巫又爲男女之通名此名巫咸雙上家則是爲男巫之官其名曰咸者也云敉有臣扈篇肆湯誓前者商書有复祖疑至臣扈三篇同敉僞孔氏以列于湯誓後正義謂鄭以湯誓爲肆臣扈後則臣扈肆湯誓前矣云則爲湯臣矣者以臣扈名篇繫肆湯誓前則是左湯伐桀之臣矣云太戊湯孫太甲之孫也者據史記殷本紀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甲文子太庚太庚少子太戊是太戊爲湯孫之孫也爲世則五其間兄弟相及有外丙仲壬淡丁小甲雍已諸君則湯至太戊除太丁未爲君凡九君矣史記于三代世表其世已不得其年故則其年不可攷矣晉世有竹書紀年一書紀三代以上之年頗詳計湯爲太子至太戊元年凡八十四年顧炎發魏安釐王冢所得自是虛妄其書又荒誕不經不可爲據但約計之湯至太戊必不下百年臣扈在湯時已登于史冊必非幼少矣至太戊時當百有數十歲故曰臣扈逮事之與且臣扈既爲湯臣則亦肆太甲之朝與伊尹同事矣何以御成湯御太甲皆不言有若臣扈及肆太戊乃與伊陟並御之故已抑別是一人而同名者與不可知矣蓋古人之年百五六十者時或有之終不得謂此臣扈必非湯時之臣扈故特兩說而皆言與已疑之賢治說文梓部文云敉有咸雙四篇蓋說巫咸治王家之績也者咸雙之篇亡未知其文云何其敉言有桑穀之祥伊陟贊于巫咸作咸雙四篇未言及巫咸治王家茲云說巫咸治王家之績者以篇名咸雙當是說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雙故知其篇偕意如此以書亡无攷不敢臆言故云蓋也肆祖乙時則有若巫賢〔注〕傳以賢爲咸子巫其氏然則以官爲氏者也〔疏〕咸賢皆以巫偶或相繼爲

巫官亦未可知然无明據姑用僞孔傳說案咸實爲巫官馬鄭皆有明說賢爲咸子家巫爲氏則如隱九年左傳所謂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是也故云然則以官爲氏者也　注武丁賢臣有傅說不傅傅說而傅甘般豈般之言說與說余劣反疏說與云諸反疏命敎云高宗夢得說是武丁賢臣有傅說也傳記言傳說者多矣如國語楚語言武丁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離騷云說操築于傅嚴兮武丁用而不疑史記殷本紀言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于是使百工求之得說于傅險中舉以爲相般國大治諸文皆止傅傅說未嘗與甘般並傅此經周公称舉殷之賢臣不應舍傅說乃止傅甘般而不及傅說意甘般即傳說本是一人故不兩名並見僞孔書云來女說台小子舊學于甘般竹書紀年武丁元年命卿士甘般三年夢求傅說得之此二文皆僞書不足準據惟漢古今人表傳說與甘般並列似是兩人蓋班固撰古今人表意在盡收无遺傳說之名著矣見于史傳多矣君奭獨見甘般之名无由攷定僞說甘般是一是二但期于无遺不暇訂其重累故並列之不得據此遂謂甘般非傳說也據釋詁說般同訓樂因謂相近疑般即是說而不敢質言故云豈般之言說與　率維玆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稘年所注維玆殷臣有陳列之功

安治有殷故殷之祀禮升配乎天稘年長久禮陟配天謂稘郊冥祖僕宗湯也商載祀六百故曰多稘年所稘大祭反疏以殷禮爲殷之祀禮者說文示部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豊豊亦聲是禮字本以祭祀爲訓也且經言配天是謂祀天而以先王配則禮明謂祀禮僕宗湯也禮記祭法云殷人稀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稀郊冥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稀郊日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日祖宗祖遍言爾然則此是以祖配天之明文故引以說此經焉云商載祀六百者宜三年左傳文祀即年也釋天云商曰祀周曰年　天惟純右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歊咸奔走注純大也則等畫物也實富也百姓異姓之臣也小臣臣之微者歊詞也天惟大右助商命等畫于商者富實商之異姓同姓之臣无不秉持其德明恤政事下而小臣外而爲屏藩于侯甸之服者歊皆奔走服從于王言天惟厚

于商故商大得人也〔疏〕純大釋詁文云則等畫物也者說文刀部文案則從貝貝爲物貨刀已畫之是等畫物之謂也實富說文宀部文堯典云采章百姓鄭注云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毛詩天保傳云百姓百官族姓也則百姓非王之同族故云百姓異姓已爲王之族人同姓之臣也說文矢部云弭詞也者此文弭字不可解作兄謂以爲語詞可也惟茲惟慮稱用乂辟故一人有事于四匸若卜筮罔不是孚〔釋文〕蓋反辟必亦反〔注〕乂讀當爲艾艾相也辟君也一人天子也惟此羣臣各稱其慮以輔相其君故天子有事于四匸四匸奉行之如卜筮无不是之无不信之曲禮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言商得人之效明己當留輔之意〔釋文〕艾吾蓋反相息亮反〔疏〕詩臣工云奄觀銍艾是以艾爲乂也漢書郊祀志云天下艾安師古注曰艾讀曰乂乂治也漢書皆以艾爲乂然則古者艾與乂字通也于尚書中如烝烝艾萬邦作艾僞孔本皆作乂解爲治此經用乂辟辟不可解作治其君僞孔因而增其訓言治其君事解甚迂回非也據僞孔本是乂字則經必本是艾字艾之言相輔而其君君也說文艸部云艾冶也从艸乂聲故云乂讀爲艾艾相也辟君並釋詁文而辟君之義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誼不疑也白虎通號篇云臣謂之一人何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爾是天子有一人之號故云一人天子也引曲禮者欲明經之是必踐則无不信也公曰君奭天壽平假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女永念則有固命毖亂明我新造邦〔注〕平假謂太平功至于天卽所謂假于皇天假于上帝是也言天壽平假之臣以安治有殷乃有殷嗣王紂天滅之以示威是天命无常也今女長念此則有以堅固其命其治功足以光明我新造之國矣〔疏〕僞鄭王肅以爲兼言君臣案此篇僞孔傳以平假爲平至之君正義云假當專言臣鄭君謂是肅及僞注以爲專言臣事假謂至于天也云平假謂太平功至于天言皇天伊陟臣扈假于上帝皆是也云天壽平假之臣者指意總謂國家須賢臣之助則平帝是也云天壽平假爲專言臣也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

之憙其人大命于毕躬 割字屬下讀 注割之言蓋也人讀若集字 躬身也言文王有大憙天蓋申勸之人大命于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割申勸今文爲毕亂勸 況反 疏鄭于禮記緇衣注爲此解也釋言云蓋割裂也蓋割同訓故云割之言蓋云人讀若集者說文人部文人三合也集則雧之省文雧羣鳥在木上也人集音同而誼異世俗輒以集代人廢棄人字不用蓋在漢時已然故鄭叔重以世俗習用之集發明人之音讀今書傳中絕無人字時俗因不復知有人字矣此經誼實當作人恐人不識故依說文以集表人也躬身釋詁文鄭注緇衣云言文王有誠信之憙天蓋申勸之人大命于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茲用其注而改誠信之憙爲大憙者彼緇衣上文言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乃後引詩大小疋及此經以贊成其誼故鄭注彼言誠信之憙也此經汎言帝王之憙不當專指誠信之一節故易之言大憙也云割申勸今文爲毕亂勸者緇衣引此經作周田觀文王之德鄭注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憙爲割申勸帝王之憙今博士讀爲毕亂勸帝王之憙三者皆異古文假近之案續漢書百官志太常之屬尚書博士六博士則是謂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博士三人歐陽大小夏侯氏鄭言十也是皆今文故云今文爲毕亂勸 惟文王尚克修厥我有

夏亦惟有若虢仕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虢伯反閎戶萌反夭乙楛反散色但反顛氏田反括古活反 注虢仕文王之弟春秋傳曰虢仲虢仕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閎也散宜也泰也南宮也皆氏天生顛括皆名也惟文王庶幾能修治安和我中夏之國亦惟有此五臣爲之輔也鄭康成曰詩傳說有疏附奔奏先後禦侮之人而云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不及呂望者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敢自比焉 奏子侯反先悉薦反後何豆反 疏 引春秋傳者僖五年左傳文以證虢仕爲文王之弟且有功者也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云閎也散宜也泰也南宮也皆氏天生顛括皆名也侮孔傳以散爲氏宜生爲名案大戴禮帝系云堯取于散宜氏之子則散宜爲氏自古有之侮孔非是故不从之鄭注見詩緜正義案緜之卒章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禦侮毛公傳云率下親上曰疏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毛公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諭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无所謂文王有四臣以受命而鄭侮之者益鄭君先受韓詩

于張恭祖後又通魯詩最後乃得毛詩所傳詩傳說无非毛說其或韓詩或魯詩之說與云不及呂望者太師也教文王以大慝者大明詩云維師尚父可尚可父鄭箋云尚父呂望也尊傳焉是呂望爲太師鄭又據緯書傳文王受丹書之命有云維揆金鈐師名呂故云教文王以大慝又曰无耐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慝降于國人蔑民結反〔注〕蔑慝慝微也逸書曰追學于文武之蔑此五臣又自謂无能往來言其自視若不足也由此爲文王道其常教故文王精微之慝下及于國人爲于僞反〔疏〕引逸書者逸文穆于之言也孔鼂注云言已追學文武之蔑小也案文王之慝不可云小慝蔑慝爲微慝正義引鄭注云蔑故不用鄭注周公傳文王有五臣是方欲傳其賢必无不足于五臣之意則又曰无能往來明非周公謂五臣无能亦必非傳文王之言謂五臣无能自是逆五臣自謙之詞云爾故云此五臣又自謂无能往來言其自視若不足也亦惟純右秉慝廸知天威乃惟眉昭文王廸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昭字絶句見夷甸反〔注〕廸進也廸作也冒者自下達上之言亦惟天

大助文王以秉慝之臣此五臣皆進知天威乃惟是能昭明言其自昭明德也文王之慝于是作見上聞于天惟是之故能受有殷天命哉上聞時〔疏〕廸進廸作並釋詁文經有兩廸字誼實不同故用兩訓訓之農書曰土上冒槩說文卯部云二月萬物冒地而出故云冒者自下達上之言云亦惟天大助文王以秉慝之臣者亦者家上之詞上文言天惟純右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慝乃天之所以大助商也此文言純右言秉慝與上文同則亦惟純右秉慝是家天惟純右命之文云乃惟是能昭明者讀乃惟時目部引此下文武王惟暗不聯昭爲句不得以昭武王爲誼推之此文亦當于昭字絶句不得以昭文王爲誼蓋文王之德豈待五臣而昭乎經之言昭止謂五臣自昭明德而已僞孔傳言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非也云文王之德于是作見者謂作動而著見也鴻範五行傳曰六沴作見〔注〕爰及武王惟此四人庶幾輔道以保有天祿鄭康成曰至武王時虎未等有死者餘四人也聲謂死者蓋虢未也道徒到反〔疏〕鄭注

兄正義上文偏文王之臣有號
凡五人而此言武王惟茲四人
五人之中有一人死故餘四人
爲號耳者據史記周本紀偏武
天皆執劍以衛又言命南宮括
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王則
皆拄但周本紀之文本于逸周
書克殷解言泰顛閎夭皆執輕
發粟者乃南宮忽捆九鼎者則
也則據逸周書則散宜生南宮
耳乎又案論語引武王曰子有
散宜生泰顛南宮括皆列其中
耳知文王之五臣至武王時有
耳矣猶云荅者以鄭未明言故
不敢質也後嗣武王誕將天威
咸錫毖敵注錫克也其後四人與武王大奉天威徧克其敵謂
誅紂及懃國九十有九也懃徒對反疏釋詁云劉克也錫與劉古今
有九者逸周書世俘解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懃國九十有九國
經言咸錫毖敵咸之言徧則敵不專謂紂故云謂誅紂及懃國
九十有九也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唱丕單稱德昭字屬上讀唱馬
反偽孔本作冒茲从

說文所引單多安反稱尺孕反注氐目視爲唱武王君臨于上下視諸臣故曰
武王惟唱單盡也惟此四人昭明武王臨視之大盡稱其德焉
備言文王武王得賢臣之助以況今王不可无輔故下文身任
其責并責召公當同任也氐的今反俗加人傍非下視諸臣故曰武王惟唱者說文所
聲周書曰武王惟唱據說文所引則此經唱字以氐目下視爲
誼也單盡鄭箋天保詩誼也云備言文王武王得賢臣之助者
謂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以下至此也云下文身任其責者
如云今汝子小子旦又云誕毋我責召公當同任
不怠皆是云并責召公當同任者如云若游大川予往
其濟又云乃悉命女作女今汝子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
民極又云襄我二人皆是今汝子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
奭其濟小子同未汝位誕毋我責收罔勖不及收字屬上讀注收斂
也今日之事汝我小子旦矣如泳游大川我往與女其共濟渡
今小子雖即政其年猶少同于未汝位時我豈容斂復乎女大

毋責我收斂也我將自勉以企及前人无有勖勉而不及者蓋公欲追配四人之功也（少式照反）（疏）說文支部云斂收也則收之功而言今在子小子旦是周公身任其責以四人之功自期也則周勖不及是謂前人无不可勉而企及者故云蓋公欲追配四人之功也以是縣度公非有明文故云蓋以疑其詞（疏）亦可謂斂也承上禍四人

曰其有耐假（注）鄭康成曰耆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

亹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亹假于天者乎言必无也鳴鳥謂鳳也（疏）注見二國魏志管寧傳注說文老部云耆老人面凍梨若垢从老省句聲故云耆老也云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者所引詩是大雅思齊文也鄭箋思齊詩云子弟皆有所造成故引以證此造爲成也云有能亹假于天者乎者謂如上文所倘伊尹假于皇天者也云鳴鳥謂鳳也者禮記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則鳳皇是靈異瑞物功成太平乃能致之此以鳴鳥不聞爲慮必不備尋常易致之鳥焉故知謂鳳也釋文引馬融注亦云鳴鳥謂鳳皇也　公曰於戲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鞫告君乃猶裕我不以後人迷（注）猷謀裕寬也君今其監視于此我周受命固无竟之休美然亦大惟鞫難矣茲告君者乃欲君謀寬裕我不以子孫之故而迷于祿位也鄭康成曰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于寬裕（疏）猶謀釋詁文說爰多反令力呈反（疏）詩角弓云綽綽有裕是裕爲寬也易釋文引馬融注蠱六四云裕寬也云我不以子孫之故而迷于祿位也者此篇敘云召公不說馬融謂召公以周公不得爲苟貪寵故不說則告召公猷裕我不以後人迷是明己非爲子孫而昏迷貪寵君謀當寬裕勿以此疑我也蓋古今來固握重權久攣不舍者无不爲子孫計世世弗失也周公必不如此召公疑周公亦必不至疑之若此其在周公表白己意自必言及于此故知公曰前人專乃心乃悉命女作周公本治如此鄭注見正義　女往極曰女明勖偶王在亶（注）前人謂武王也專布作使極中亶誠也周公召公蓋並受武王顧命命輔成王者故言前人布乃心乃詳悉命女使女立民之中謂曰女其明勉偶俱侍王惟

壯亶誠也疏云前人謂武王也者當成王之世而偁前人遺命作六軍之士執披鄭注云作矣專布說文寸部文周禮司士職云作相爲司正鄭注亦云作使也極中毛詩思文傳詁也鄭注周禮天官亦有是訓亶誠釋詁文云周公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據此經言前人丕悉命文且曰文明勖敘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乃受命于武王者也云偁俱侍王者經言偁王偁王則二公之相成王乃受命于武王者經言偁王偁俱侍王爾周公益并己責之矣乘茲是敵偁不可解爲敵偁于王止謂與同官偁俱侍王爾周公益并己責之矣乘茲

大命惟文王亶丕承无疆之恤惟文王亶丕承六字作一句讀注乘此武王大命惟文王之亶是丕承之任大責重无竟之意也疏云惟文王之亶是丕承之者孟子弟三篇下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言武王承文王之亶也今乘武王大命則當繼武王之承文王故讀惟文王承文王德丕承爲句舊讀丕承屬下非也公曰君告女朕允注允誠也告女以我之誠悃向舊讀丕承屬下非也公曰君告女朕允誠也告女以我之誠悃亦誠實之意也悃悃幅也悃幅亦誠實之意也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敬字絕句喪色注丕承召公之誠悃悃苦本反疏允誠釋詁文云悃者悃幅也悃幅亦誠實之意也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敬字絕句喪色注丕承召公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敬字絕句喪色注丕承召公湛反否步鄙反疏丕承召公之亶是丕承之者孟子弟三篇下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言武王承文王之亶也今乘武王大命則當繼武王之承文王故讀惟文王承文王德丕承爲句舊讀丕承屬下非也公曰君告女朕允誠也告女以我之誠悃向舊讀丕承屬下非也公曰君告女朕允誠也告女以我之誠悃亦誠實之意也悃悃幅也悃幅亦誠實之意也

茲誥則不允自是反決之詞故云我不誠而惟若此相誥乎言以誠誥也云勤襄王業者說文衣部云漢令解衣耕謂之褱然則褱乃勤勞趨事之言故云勤褱　天休滋至惟眔二人弗戡其女克敬憲明我俊堲在攘後人于丕眔戡口含反在〔注〕滋益也于時致治升平故曰天休益至戡任也言天降休祥滋益疊至惟是我二人不足以任之其女能敬德明揚我俊民登之在位庶幾與共任天休乃可推攘後人于此大盛之時以言今則不可復也治直吏反疊徒叶反幾吉衣反〔疏〕滋益說文水部文云于時致治升平故曰天休反推土回反〔疏〕益至者伏生大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冊桑葉而生同爲一根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王召周公而問公曰三苗爲一根和氣所生意天下其和爲一乎拔而貢之文王之廟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又云交止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尸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九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意澤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不臣其人吾何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无別風淮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于王備先王之禮以薦于宗廟是于時已致治升平也詩卷阿敘云召康公戒成王也其詩曰翙翙其羽亦因時翙翙至因以諭焉是成根之瑞皆天降之休祥太平之應也釋詁云戡勝也說文力部云勝任也故云戡任也云天降休祥滋益疊至惟是我二人不足以任之者天休之至惟大虛裒自視常若不足既獲天休尤加敬畏惟恐意薄不足以在之也云以言今則不可退也者言明俊民在位乃攘後人以見此時无可攘則責无可委是言今不可退之意於戲竺非昔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注〕式用率循俾使也厚輔王室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美我不但已也我欲徧成文王之功于不解怠大覆冒天下四海之隅日出所照无不循度而可使也〔疏〕解吉隘反覆方救反式用釋言文率循俾使下者攻工記王人云天子執冒者言意能覆蓋天下也是冒有覆諸也前文云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注云冒者自下達上之言此云覆冒同一冒字而解異者蓋冒有二誼自下冒上爲冒進自上冒下爲覆冒言各有

當望文爲解爾四海之隅以下鄭注也見三國魏志僭號太祖紀注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粵巳〔注〕惠讀爲智慧之慧不慧謙詞也粵亦于也言我不慧故煩于言如此多誥我惟用悲閔于天于巳故煩于言如此多誥我惟用悲閔于天于巳故也智陟阮諰惠有順也仁也愍也諸訓皆不可施之于此古者慧字輒反〔疏〕通作惠漢書昌邑王傳云清狂不惠蘇林注云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又後漢書孔融傳云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是皆以惠爲智慧字故此讀惠爲智慧之慧也智慧謂明達而頗悟也周公嘗自謂巧能多材多執而此言不慧故以爲謙詞釋詁云粵于也此言用閔于天粵民欲見于天粵民並冢閔諰故云粵亦于也云言我不慧故煩于言如此多誥者穀梁僖二年傳云達心則其言畧達心即智慧故不慧則言煩而多誥益見惠之讀當爲慧矣云悲閔于天于民者鄭箋詩閔予小子云閔悼傷之言也故以閔爲悲閔悲閔于天于民言悲閔天命民心之不易保若篇首所云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天威越我民罔尤韋惟人在之意公曰於戲君惟乃知舉愿亦罔不耐烖初惟其終〔注〕惟女所知者民愿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其終之爲貴鄭康成曰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詩大雅蕩篇文鄭注見正義祇若茲往敬用治祇中移反〔注〕祇詞也我所告祇如此而已君其往敬以爲治哉〔疏〕祇有敬謂此別有敬解但爲語詞而已故云祇詞也易復初九无祇悔馬融注云祇詞也成王政弟八十三〔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周書二十三

將蒲姑弟八十四〔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周書二十四

多仁弟八十五

周書二十五　尚書二十二

維五月丁亥王來自鄗至于宗周〔注〕鄭康成曰鄗國在淮夷之

傍周公尻攝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聲
謂多士云昔朕來自郇卽謂此時然則多匚在多士前且不比
也宗周鎬京此會至反(疏)鄭注見詩豳風表正義云郇國在淮夷之
誓云淮夷徐戎並興是淮夷亦相附近于時郇與淮夷亦叛
故云在淮夷之傍鄭于成王政敎注云郇國在淮夷之北則此
言傍是其北傍矣云周公尻攝時亦叛者案大誥敎云三監及
淮夷叛不言郇叛鄭注彼敎具言其事亦不及郇此言郇亦叛
者依生大傳言管叔蔡叔流言于國郇君謂祿甫曰武王既死
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又詩破斧
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郇也是郇與管蔡
武庚俱叛者也云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者詩
東山敎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三年踐
郇故云三年滅之成王歸自郇經言王來自郇故知自此滅郇而
篇之後而敎云成王歸自郇多士篇云昔朕來自郇卽謂此時者多士篇云昔朕
來歸也聲謂多士云昔朕來自郇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卽此下文所云誥爾四國多匚我
惟大降爾命是也故引彼文之來自郇以當此經之來自郇于
以見多匚之誥先于多士因遂云然則多匚在多士前且不比
也六不比者謂多匚後閱數篇而及多士不相比接也案成王

政將蒲姑多匚周官四篇之敎事相承次當在一年之內鄭于
成王政敎注云此伐淮夷與踐郇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編
篇于此未聞又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二年事此
鄭誼也然則鄭注成王政敎所云是最括成王政將蒲姑多匚
周官四篇言之也又鄭注康誥云是時周公尻攝四年也然則
成王政將蒲姑多匚周官四篇當皆在康誥前是不與多士聯
此也云宗周鎬京者毛詩正月傳云宗周鎬京也鄭箋詩雨无
正云周宗鎬京也案禮記祭統引衛孔悝之鼎銘有云卽宮于
宗周鄭注云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爲宗周也是東都王城亦爲
宗周此篇敎云成王歸自郇在宗周誥庶邦是爲誥庶邦故在
宗周則似暫時留止非定止之處安知宗周非謂東都王城而
必以爲鎬京者葢周既東遷乃謂東都王城爲宗周時有西都
不得以東都爲宗周也且東都王城建于周公尻攝之五年此
時尻攝三年尚未作洛何東都之有葢成王是時定尻于酆周
官敎云還歸在酆是也鎬去酆二十五里此時歸自郇至鎬京
暫留止諸庶邦不久卽欲歸酆故敎言在宗周經言至于宗周
則宗周自是鎬京矣周公曰王若曰繇誥爾四國多匚惟爾殷侯尹民我
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注四國管蔡商郇多匚庶邦也殷之言
衆衆侯猶諸侯也尹治也周公僞王命以誥曰誥道爾四國民

庶邦君惟爾諸侯治民者我大下于爾敎命爾无不知之下行嫁反
〔疏〕庶邦作多匸經又言誥多匸是多匸謂庶邦矣毛詩潛洧傳云殷衆也周禮太宰云陳其殷鄭注云殷衆也故云衆侯猶諸侯也俗解以殷侯爲殷諸侯似是而實非也曷言之下文云誥爾有匸多士疏云多士非殷士矣然則多匸是多匸之君非殷之諸侯矣此文誥多匸之君爲殷侯即庶邦君也豈殷商之諸侯乎且踐奄滅淮夷敍有明文則云殷諸侯指謂誰乎俗解非是故不从之尹治說文引部文也經文繇扞誥上繇之言道注云誥道爾四國民庶邦君道扞誥下到其文者大誥篇首據彆文云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據正義云鄭王本繇扞誥下案漢書翟方進傳王莽依尚書合是古文今文本皆如此僞孔云據莽所疑與馬鄭王本尚書合是古文今文本皆如此僞孔氏乃以繇字易置大誥之上是其有心亂經也以大誥有此篇則此文繇誥及下文繇誥爾有匸多士誥亦爲僞孔氏更置皆當辭扞誥下但此篇无證左不敢臾正經文聊于注見其誤爾云四國民庶邦君者四國已滅此誥其民爾庶邦則多匸也下文明呼有匸多士之下乃溥誥四國多匸之民尹爾多匸以上則誥庶邦君也如云天惟求爾多匸云自是誥邦君之言也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注〕洪惟詞也寅當爲敬字之誤敬也言王者圖度天命而了長敬念于祭祀乎此泛言之也度代洛反〔疏〕云洪惟詞也者猶沖人皆發語之詞爾云寅當爲敬字之誤者堯典寅賓出日寅餞內日今本皆作寅據說文夕部云敬惕也則如堯典夙夜維敬直哉无伏叢辰敬授皆當作敬今本亦皆作寅皆誤也此文寅字諸亦爲敬則當爲敬釋詁文今爾定作寅亦誤矣圖度天命不可不敬念祭祀經言弗永寅念于祀是反決之詞故注云王者圖度天命而不長敬念于祭祀乎順經文語意而爲反喝之語也云此泛言之也者將備言夏殷之不善圖天命以至滅亡而先言此以發其端則此言當无所專指故云泛言之僞孔傳乃云謂夏桀案下文毖圖天之命若謂夏桀則毋乃與下文重繫乎其說非也　惟帝降假于夏有夏誕厥佚不肯終日勤于帝之迪乃爾鹵聞〔注〕夏桀之事舊矣必庶言之者欲以商之伐夏況周之伐商明武王與湯同道于以備多匸焉多士之庶夏亦此意也戚憙也惟帝升降于夏以監其憙有

夏大肆佚樂不肯有悳戚之言加于民言不卹民也乃大淫荒昏亂不能一日勸勉于天之道乃女所聞知也迪或爲攸馬融曰攸所也（監吉衛反）（疏）自周潮夏中稱商祀六百故云夏桀之樂抃各反（疏）事舊矣舊之爲言久也周公誥多方欲明周之伐商爲天命所歸非以天下爲利則止言商之多辠可矣乃必席言久遠之夏者正以多匸之叛實不念乎商而又不能无疑于武王必援引商先王故事以相比況庶可譬曉而備其心是以席言有夏故云伐商明武王與湯同道于又云夏弗克庸帝是亦席庸夏亦此意也若然多士于此篇發之者以此篇之文許于多士而誥多匸又前于告多士故于此發之而多士之諸卽于此互見焉凡例之發或在前或在後本无一定也戚悳毛詩小明傳誼也云言不卹民也者攸者釋文云迪馬本作攸云所也（疏）畢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挙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閟古閟字从門从必書古文訓作閟閟是閟之誤爾書古文訓乃僞孔本也然則僞孔本作閟矣且其傳言不能開則其經文必非開字正義本作開者乃衛包奉敕改也又案詧敎東郊不開馬融本及唐石經初刻皆作閟匡謬正俗及書古文訓皆作門中著艸正義本亦改作開小顏已爲傳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閟爲開據彼已證此則二文皆當作閟其作開者非（注）畢其也其夏桀也閟開麗附崇充也言天命之去就因乎民心民所附則附之所去亦去之桀圖天之命不能開閟于民之所以附麗乃大下威罰以充實其亂于有夏（下行）（疏）畢其釋言文閟開說文門部誼也易彖傳云離麗也嫁反（疏）荀爽注云陰麗于陽相附麗也故云麗附崇充釋詁文云不能開閟于民之所以附麗者廣施仁恩民所以親附也言桀不能廣開其使民親附之道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甲夷反）（注）甲讀爲狎狎習也鄭康成曰習爲鳥獸之行于內爲婬亂聲謂靈善旅衆也不能善承于衆（行下孟反）（疏）正義云鄭王皆以甲爲狎案詩芄蘭云能不我甲毛傳云甲狎也詩釋文云甲韓詩作狎則古者甲狎同誼通用故從鄭君讀甲爲狎釋言云甲狎也郭注云謂習狎說文犬部云狎犬可習也故云習爲鳥獸之行于內爲婬亂者周禮大司馬云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鄭彼注引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无以異于禽獸又詩南山敍云鳥獸之行婬乎其妹是內

亂爲鳥獸行也靈善詩定之方中鄭箋詣也旅衆釋詁文閟恭改茶爲舒茲从書古文訓本〔注〕丕洪皆大也茶苦也詩云寧爲茶毒誣閟大者惟進之任使襲職大爲患苦于民或讀茶爲舒甚且改作舒字非也〔疏〕釋詁丕洪同訓大故云丕洪皆大也說文艸部云茶苦菜也詩唐風云采苦采苦是直目茶爲苦故云茶苦也引詩者大雅桑柔文鄭君箋云安爲苦毒之行亦解茶爲苦故引以證也云或讀茶爲舒甚且改作舒字者僞孔書經文作荼而其傳云大舒惰于治民是其誤讀荼爲舒也案古書輒有以荼爲舒者如攷工弓人云寬緩以荼康成注云荼古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荼讀爲舒又禮記玉藻云諸侯荼鄭君注云荼讀爲舒遲之舒于尚書中則鴻範咎徵曰荼恒燠若是古舒字故大傳五行傳云孳咎荼鄭君解爲荼緩若此文之荼則爲荼毒之誼非舒字也僞孔故欲亂經以古書有以荼爲舒者遂于此文解荼爲舒而于鴻範偏又改荼爲念解爲遞豫蓋僞孔氏匿其名而託其書于安國故不畏後人之非議而遞安如此至唐開元時欲改隸古从時宇而又全無省錄惟據僞孔傳誼爲正故于鴻範改荼爲豫于此改荼爲舒故云甚且改作舒字非也據正義本而言也於虐尚書譌舛一至于此則叶古之力惡能已哉亦惟有夏氏之孳孳亟日

劓割夏邑僞孔本无氏字茲从說文所引增饕孫至二字〔注〕饕亦从說文僞孔古文同正義本改从俗非也貪也孳忿戾也欽者思望之意邑國也亦惟夏氏之民貪饕忿戾日欽欽然思劓割夏國言民之貪亂欲夏亡也湯誓曰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此之謂也害何葛反〔疏〕饕喪色宕反〔疏〕貪說文食部文云孳忿戾也者說且發其音云讀若孳詩鴟風云予維音曉曉是也引此經而訓其誼如此說文至部引此經而訓其誼如此云悒心欲欽欽毛傳云思望之心中欽欽然故云欽者思望之意邑國說文邑部文孟子梁惠王篇引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且說之云民欲與之偕亡則民欲夏亡也故引湯誓以證此經之所謂天惟時求孳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伐桀有夏〔疏〕知庸反〔注〕天惟是之故求可爲民主者乃大下光顯之美命于成湯使之誅絕有夏〔疏〕云天惟是之故者惟時是承上之詞言惟是夏民日欽劓割夏邑之故孳不克永于多享義牛奇反注同威義字也〔注〕純大也義民猶民義謂賢者

惟天之不子夏大矣所以然者乃惟夏王以爾多匸之賢義型于民者黜退之使不能久長多享祿位言桀不任賢〔疏〕純大釋詁文云義民猶民義謂賢者大誥云民義有十夫民義言民之表義謂賢者此言義民謂義型于民者是猶彼文言民義也下文成湯克以爾多匸簡代夏作民主是言湯以能用賢爲天所子此反對下文爲言則是言天之不予桀以桀不任用賢故黜退義民使不能久長多享祿位也惟夏之龔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皇乃胥惟虐于虐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亞義本亦作開茲亦从書古文訓本〔注〕胥皆也惟夏龔職之多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之道乃皆惟虐于民其所爲虐政至于百計大不能開于民之麗言桀任用小人〔疏〕胥皆釋詁文云惟夏龔職之多士者此龔多士卽上文所謂惟進之龔者故解爲龔職云大不能開于民之麗者上文言不克開于民之麗則此言大不克開卽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匸簡代夏作民主〔注〕簡擇也乃惟成湯能以爾多匸之賢者簡擇而任之用是代夏爲民主〔疏〕簡擇釋詁文簡今篇誼　胥毖厥乃勸毖皇刑用勸〔注〕刑濛也胥其民之麗乃勸勉于民其民濛之用勸于善〔疏〕刑濛釋詁文云愼其民之麗者上文云不克開于民之麗則此言胥其民之麗也以至于帝乙罔不明悳胥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辜亦克用勸開釋无辜亦克用勸〔注〕帝乙以上无不明悳胥罰亦能勸勉于民其要囚人之皐濛刑殺宥赦皆當其情民咸服之亦能用勸于善上時掌反下反〔疏〕皐反當其情者殄戮多辜多宥反〔疏〕云刑殺宥赦皆當其情者殄戮多辜宥赦之當也開釋无辜宥赦之當也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匸享天之命於戲辟賓亦反〔注〕辟君也爾君謂紂也爾君承先王之悳澤而不能以爾多匸享天之命可嘅也夫夫房孚反〔疏〕辟君釋詁文云可嘅也夫者嘅嘆也解於戲之意也王若曰誥告爾多匸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匸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注〕

王命誥告爾多匸夏殷之亡非天用捨去之也乃惟爾君紂恃
以爾多匸之衆大過圖度天命謂不去己動作切切皇然有辭
以故滅亡爾商書曰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其過圖天命也
不言桀者上已詳言桀惡于此省爾捨式野反去之羌〔疏〕云以
匸以字有挾持之意則大淫圖天之命謂紂挾有爾多匸之衆
而過度天命謂長右己也故云持以爾多方之衆大過圖度天
命謂不去己引商書者西伯戡黎文言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反
詞以決有命在天也是大淫圖天之命之明證也故引之也云
不言桀者上已詳言桀惡于此省爾辟不言桀故決之云以上已詳
非天庸釋有殷其下乃止言爾者既並言非天庸釋有夏
言桀惡故省也詳言桀惡者上文有乃惟有夏圖厥政不蠲于
夏誕厥佚云云至洪荼于民是也
享天降喪有邦閒之蠲今省作集喪色浪反下同閒古莧反注同〔注〕集就閒代也
桀謀其政不就于享國之謀天降是喪亡于夏使有國諸侯伐
之謂商代之也〔疏〕集就毛詩小旻傳及大明傳皆有是訓閒代釋詁文乃惟爾商後王佚

毕佚圖毕政不蠲烝天惟降喪〔注〕蠲絜烝升也爾商後王縱
佚其佚其所謀之政胜藏不絜升聞于上天惟降是喪亡絜今
縱子用反〔疏〕蠲絜毛詩天保傳訓也烝升馬融也見釋文說文
胜桑亞反〔疏〕火部云烝火氣上行也是烝之訓爲升也云胜藏
不絜升聞于上者若酒誥云誕惟民怨庶群自
酒胜聞在上又如呂刑云刑發聞惟胜是也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須相俞反俗通作須〔注〕聖罔念則
狂矣狂克念則聖矣善惡无常皆可變改天惟是故待暇紂也
須待也鄭康成曰夏之言暇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
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也覬吉利反復文救反
〔疏〕須待釋詁文說文立部誼同鄭注見詩皇矣正義成陽靈臺
碑云日稷不夏言日夜不暇也是古字或以夏爲暇故鄭云
夏之言暇案禮記鄉飲酒誼云夏之爲言假也伏生大傳云夏
者假也釋名云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鄭云夏之言暇者
鄭君蓋以暇爲假亦謂夏之言假爾據鄭君箋皇矣詩云天須
假此二國是用此經須夏之誼故知鄭君此注以暇爲假謂須

待之寬假其年至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
也者伐生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則受命八年是武王即
位之年至十三年一月乃伐紂是匆匆五年矣太誓說十一年
武王觀兵孟津之事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
詞皆曰受可伐矣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伐然則武王須夏紂
故至十三年乃伐之其實天意須夏紂五年武王奉順之爾
誕作民主罔可念聽〔注〕天須夏紂而紂爲民主肆行无道无可
爲天念聽者言紂自絕于天天須夏紂而紂爲民主肆行无道无可
天惟爾多仁罔堪顧之惟我周王善承于旅克堪用悳惟敷神
天閔正義本作開據書古文訓作典〔注〕顧猶視念也敷主也天以紂
當作關敷多珍反今通作典〔注〕顧猶視念也敷主也天以紂
无可念聽惟是求之于爾多仁下災異之威大動天下之心開
其能爲天以視念眾國无堪爲之惟我周王善承于眾能堪
用悳以主神天之祀下災行〔疏〕詩譜敘正義引此經鄭注云顧
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視念眾國无堪爲之惟我周
能堪之數語誼似未足蓋引者有刪節也茲用其注頗有增益

故不俤鄭君也敷
主說文支部文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仁〔注〕尹
正也治也天惟是用教我周以休祥簡閱付畀我以殷命使正
治爾多仁〔疏〕釋言云尹正也說文又部云尹治也此二誼故云尹正也治也今我曷敢
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仁〔注〕今我
何敢多誥我惟大下于爾四國民教命而已爾何不信我教命
而裕其信于爾多仁乎下行〔疏〕云我惟大下于爾四國民教命
爾命即此所降四國民之命而已者下文云乃有不用我降
言我惟大降爾命同此教命也云爾何不信我教命者忱之言
信也云裕其信于爾多仁者謂信我教命而不信我教命者忱之言
裕足其信于爾多仁之眾令皆信我教命也爾曷不夾介雙我
周王享天之命〔注〕夾持介善也爾何不夾持善道以聽治于我
周王以享天之命乎〔疏〕夾持說文大部文介善釋詁文夾持善
道以聽治于周則將與之更始使得安
其居守其業樂其生是能享天之命故云爾何
不夾持善道以聽治于我周王以享天之命乎今爾尚宅爾宅

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畋徒年反〔注〕尚之言猶也畋平田也惠順熙廣也今爾猶居爾王政教以廣天之命乎〔疏〕左傳僖三十七年云蔿賈尚幼又僖三十二年云王孫滿尚幼皆謂年猶小是尚之言猶云畋平田也者說文支部攻惠順釋言文熙廣也者說文支部攻惠順釋言文熙廣也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愬息慕反注同〔注〕屢數愬慕也我道爾者數矣爾乃數道猶不安靜是爾心迪屢未同此之謂數所角反道大到反〔疏〕屢數鄭箋巧言詩誼也詩隰桑敘云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其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是愬爲慕故云愬慕也引康誥者康叔所封國即殷之故墟則所云民不靜迪屢未同者即此經所謂故引以證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注〕宅讀當爲度典法正長也爾不大寸度天命乎爾乃動作切切播棄天命乎爾乃自作不法謀取信于長

上乎此秝數責之也度代洛反長中支反寸七本〔疏〕宅之言凡反俗加亦傍非數色主反〔疏〕天命不可云凡故云宅讀當爲度蓋古者宅度同字說已詳堯典及康誥疏釋詁典法同訓爲常故云典法鄭注周禮太宰六典之典兼備三訓有法訓焉正長釋詁文云爾乃不大寸度天命乎者蓋寸度天命當知天命有定不復作異謀矣四國之叛由其不度天命故也我惟眚其敎告之我惟眚災也要因之〔注〕戰懇也要因決所俘囚者之辜也逸書曰俘縱維九邑我惟是之故其戰要因之重刑紂故戰懇俘方〔疏〕戰懇釋詁文不反引逸書者逸周書作浴解云二年又作師旅臨衝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未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因蔡未于郭凌凡所征熊盈簇十有七國俘維九邑是其文也引之者欲見此時踐郁而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罰殛之〔注〕我敎告爾以至再至三矣乃有不用我所下于爾之敎命者我乃大誅罰之下行嫁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注〕速召也非我周秉

執之悳不靜安而欲誅罰女乃憔女不用命自召辠戾(疏)釋言速徵也徵召也故云速召也　王曰(經)戲繇告爾有方多士

泉殷多士今女奔走臣我監五祀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爾罔不克臬篇首及此文繇字正義本皆改作反猶字茲从書古文訓本僞孔本賦作柏政作正茲从伏生大傳本(注)監謂三朮監于殷者祀年也商曰祀周曰年告殷民故曰祀武王命三朮監殷殷民皆臣服于茲十年矣言五祀者本其未叛時言也胥謂繇役繇役亦賦也故曰胥賦克任泉準也告道爾庶邦多士與殷多士今爾曾奔走臣服于我監五年矣于維有繇賦小大多政頒令于爾爾无不任繇賦之準頒也大傳曰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疏)繇

招反曾在夌反頒(疏)云監謂三朮監于殷者告殷民而言臣吾格反貉莫白反(疏)我監則監是謂周之監于殷者故以爲管蔡霍三朮也僞孔氏乃云監謂成周之三監且云臣服我監五年无過則還本土蓋僞孔以多仁在多士之後因傅會其說謂殷民栖于成周而又叛叛而又征之復立監監之諭令臣服此妄說也案多士云昔朕來自郟則作多仁實在多士之前此云臣我監者偶其往日之善以誘道之非有復立三監之事且經文亦无許還本土之言僞孔氏恣意亂經妄造異說非也正義引王肅注云其无成雖五年亦不得反正與僞孔合足徵僞孔傳之出于肅矣云商曰祀周曰年者釋大文云武王命三朮監殷殷民皆臣服于茲十年矣者武王克殷而封武庚命三朮時當克殷以來之八年也此時尻攝二年計封武庚立三監至此稱十年矣云言五祀者本其未叛時言也者三監之叛在周公居攝之初距初監時有八年矣是時殷民雖臣服三監而于王室則爲叛逆惟初立三監至流言之始此五年之閒殷民未萌畔志乃爲臣服爾經言五祀是本其未叛時言也云胥謂繇役者周禮天官敘官云胥及肆長市中給繇役者是民給繇役者鄭又注地官敘官云胥徒云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給繇役者有胥名也又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胥以合貢賦又云凡起徒役之名也云繇役亦賦也者周禮大司徒追胥竭作是胥實爲繇役之名也云繇役亦賦也者周禮大司

馬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是繇役亦賦也故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省繇賦後漢書弟五倫傳云倫後爲鄉嗇夫平繇賦賦皆繇賦瞬言此言胥賦猶彼言繇賦也毛詩敬止傳云仔肩克也鄭箋云仔肩任也則克任同誼故云克任也說文木部云臬射準的也故云臬準也引大傳者伏生書傳多匸傳文以證此經本是胥賦小大多政僞孔改賦作棳政作正非也案公羊宣十五年傳云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大傳說與公羊同則其說由來舊矣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克勤乃事上不慕于凶慝僞孔本改作凶慝衛包又改作爾尚不忌于凶慝注爾向者自爲不和爾今皆非也茲从說文所引慕求記反〈疏〉經言爾惟和哉一承自作不和之下是欲其改前之不和故解云爾惟和之哉經意固是不同故解有異也說文目部云睦敬和也是睦有和誼故云睦亦和也慕忌說文言部文云凶慝指謂其從前之叛也者蓋忌多士纔能從順然曾從武庚而叛則爲其長上者自不能无猶忌茲言上不慕于凶慝自是謂信其從順不忌候其從前之叛也上謂在上之人若君若官長皆是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睿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注亦古掖字則瀍也穆穆敬也介善自用也時將栖殷民于洛故曰自時洛邑逸書曰俘殷獻民栖于九畢在此時也九畢洛邑之地也畀予介助也賚亦予也掖持法則以敬居爾位能簡閱于爾邑以謀善道爾乃用是洛邑庶幾各安其農業永長用力于畋爾田矣如是則天惟予爾憐爾我周惟其大助予爾進簡爾在王庭尊尚爾事有服治職事在大官者

言將顯用以勸勉之也（疏）云亦古掖字者說見咎繇謨疏及梓材疏則澧釋詁文穆穆敬也釋訓文介善亦釋詁文自用毛詩緜傳年營成周多士敘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此篇乃攝政三年時事而云時將栖殷民于洛故曰自時洛邑者蓋營成周本爲安集所栖之殷民而誥殷民作多士則在成周既成之後故多士之敘必言成周既成又必推本于遷殷頑民言之不可執泥以爲成周既成乃始栖殷民也召誥云太保乃以庶邦攻位于洛洲又云毖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則未營成周之先殷民固已在洛矣此經言爾乃自時洛邑自是將栖殷民于洛且有逸書明文可據故引以證焉逸書者逸周書作洛解文也其文云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卜王子祿甫北奔管叔經而死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以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栖于九畢俾康叔宅于殷然則栖殷獻民在克殷之後封康叔之前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二年克殷三年踐奄鄭注康誥云是時周公尻攝四年然則栖殷獻民于九畢適當三年洛解云九畢成周之地成周固亦洛邑西界矣釋詁文孫炎釋詁云介右也說文口部云右助也故云介助也鄭箋詩七月行葦既醉諸篇皆有介助之訓焉釋詁賚畀俱訓予也茲已云畀予故云賚亦予也

王曰猷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享凡多士爾乃惟侯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匸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邊爾土（湯古文逖）（注）致功曰享謂致其所爲之功事于上也探取也爾多士不能裕其忱于爾多匸勸其忱信我教命爾亦則惟不致功事以享矣凡多匸之民亦惟曰不享矣爾乃放佚頗衰大遠背王命則惟爾多匸自取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于女分離奪女土也（衰夕奢反）（疏）禮記曲禮下云五官致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于王謂之獻故云致貢曰享鄭注云貢功也背蒲妹反）爲之功事于上也上文云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爾罔不克臬克之言任任胥賦之臬即是致其功事于上也探取釋詁文上文云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匸謂爾何不信我教命而饒裕其忱信于爾多匸使多匸皆信我教命也此言勸忱我命是謂勸多匸之衆信我教命與上文語意正同故云爾多士不能裕其忱于爾多匸勸其忱信我教命回顧上文以爲解也云凡多匸之民亦惟曰不享矣以凡民爲多匸之民者凡是最括之詞所包者廣當不止謂殷民且言勸忱我命即所謂忱裕之于爾多匸也且又言爾多匸探天之威則此凡民自是謂多匸之民矣

云分離奪女土也者　鄭君注也見正義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嘗
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毋我怨(注)不惟多誥言不多誥也祇詞
也周公述王命既終又申言王意以丁寧之偁王之言曰我不
煩偁誥我祇告爾以此教命而已王又言曰是惟爾初時不能
敬于和道故也非我不康寧爾則女毋我怨矣(疏)云不惟多誥
者欲見惟字止是語聲不爲詮也葢若執不惟爲不但之詮則
與前文今我曷敢多誥及此下句我惟祇告爾命語意皆韋反
矣故止作不多誥解不及惟字也云祇詞也者言此祇字不作
敬解止是語詞爾云周公述王命既終又申王意以丁寧之者
篇首言周公曰王若曰是周公偁王命則此篇中王若曰王曰
之等皆周公所述也自離逖爾土以上告戒之語已詳盡故云
既終此更偁王曰又曰而語无多止云祇告
爾命及則毋我怨是申王意以丁寧之也

周官弟八十六(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周書弟二十六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注)禮保傅曰保保其身體傅傅其
德道師道之教順此三公之職也(疏)順古以爲訓字假借也　周禮保氏敎
詮曲問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即三公之號
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
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荅曰周公左
召公右又兼師保初時然矣詳鄭君之意葢謂成王以師保是
周公召公所兼之官故尊之列于三公逮後周公制周禮則以
師氏爲中大夫保氏下大夫官制不妨隨時變更不當以尚書
周官難周禮也案孔氏逸書无周官篇趙商何由見此文而偁
之葢或因見于周秦諸子之書而商得據以問與而作偁者遂
取之以入其所爲之周官矣注引禮保傅者大戴禮保傅篇文
也逸書先太師次太傅次太保注到其敎者順保傅篇成文不
得依逸書之次也云師導之敎順言敎訓也古或以順爲訓
訓皆川聲故古者或假借順字爲訓也

立政弟八十七

周書二十七　尚書二十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
皆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於戲休茲知恤鮮哉皆博洛反
相茲从說文所引準中盾反綴偽孔本作
之銳反賁百門反鮮相然反綴注肅曰于時周公會羣臣共戒
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贊羣臣之詞聲謂常皆常任
準人即夏商之三宅文武之三事也綴衣虎賁文武有其官夏
商則未聞焉虎賁守王宮見周禮綴衣則未有見蓋侍帷握之
臣也慮收鮮善也周公遂羣臣以見于王曰羣臣拜手稽首有
告于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戒于王曰王左右之臣若常皆常
任準人綴衣虎賁諸官者周公即贊之曰美哉此諸臣之戒知
收受其言斯善哉所戒之詞下文所云皆是也戒王者周公之
意使羣臣發其端不欲專所戒也於戲休茲者永歎淫液以動

成王之聽今文皆爲伯準爲辟見亦燕反注內皆同遂所(疏)肅
見正義文選劉越石荅盧諶詩注引揚雄侍中箴曰炎炎常伯
又錯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曰侍中簉曰炎炎常伯
制故與伯古今字然則常伯即漢之侍中也但漢之官制今人
罕知非所以曉學者故不用爲說云常伯常任準人即夏商之
三宅文武之三事也者下文綴衣虎賁守王宮見周禮綴衣則
宅乃準茲惟后矣又倆夏商臣告其君曰宅乃事宅乃牧
三宅又倆文武立政以任人準夫牧作三事相爲比況則準夫
即宅乃準牧即宅乃牧而任人爲宅乃事亦可知蓋所任者事
故或言事或言任一也此文準人即文武時之準夫夏之宅乃
準也常任則文武之任人其在夏則爲宅乃事矣以此推之則
常皆即所謂牧矣鄭注禮記王制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
皆因殷然則牧伯同職也而故伯則周字故以常故當牧也云
綴衣虎賁文武有其官夏商則未聞焉者文武之綴衣虎賁下經可據也夏商
官制書缺有閒故无聞焉據禮記明堂位夏官之數三分周官之殷則二分周
之二宜其官之不備此二宜有无不可知也故曰未聞若然正取況于文武時
可矣夏商既未聞而必備之者以常皆常任準人取況于夏商
之三宅故也云虎賁守王宮見周禮夏官之屬虎賁氏
下大夫二人其職云舍則守王宮閑于王國則守王宮是也云綴
衣則未有見蓋侍帷握之臣也者周禮之官无名綴衣者故云
未有見顧命云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帷握之屬此以綴衣

名官故以爲侍帷握之臣以无正文故云葢以疑之恤收說文心部文鮮善釋詁文于時羣臣進戒成王才舉諸官名而所戒之詞猶未發一語周公即贊之曰休茲知恤鮮哉則周公焉知羣臣將欲云何而美之注乃云美哉此諸臣之戒知收受其言斯善哉以休茲爲美諸臣之戒恤爲收受所戒之言者葢此篇戒成王實周公之意指欲成王深念其言故託諸羣臣以見其爲衆人之公言不可不思也故令羣臣進戒而公卽歎美之使若羣臣先自于公公已知其言將代爲述之而先歎美之者則解休茲爲美諸臣之戒解恤爲收受其言斯爲允當僞孔氏解恤爲憂謂得其人是增益之說非經意也云所戒之詞下文所云皆是也者謂古之人以下至于艾我受民也云戒王者周公之意使羣臣發其端不欲專所戒也者此篇皆周公之言使羣臣先戒于王而已從而述之既又云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是不欲專所戒而以其言爲人之言也云今文攸作伯準爲辟者謂蔡邕石經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顯俊尊上帝競其敬反注有夏謂禹也有室卿大夫之家競彊也多賢人故曰大競詩云无競維人言古之人有道者惟有夏之爲天子矣其巨室多賢其君招呼其賢俊以諒天功以尊事上帝

疏趙岐注孟子離婁篇云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此有室猶孟子所云巨室故云有室卿大夫之家釋宮云巨室謂之室室謂之宮牖戶之閒謂之扆則室家通名也競彊釋言文引詩者大雅抑及周頌烈文皆有是言毛公烈文傳云競彊也人君爲政无彊于引之以證大競爲多賢人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敎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亂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无義民忱恂信也太學曰知至而後意誠惟道其知故奇反注同注迪道忱誠恂信也太學曰知至而後意誠惟道其知故丕讀曰不訓順也義讀如儀言賢俊之臣能道其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敎其君曰敢拜手稽首有告于吾君矣能尻此事牧準三宅之官此惟君道矣若惑亂其謀向用不順之德居

其人于位如此則三宅之官无以義型于民矣告敕其君之言止此太土柰反或〔疏〕迪道釋詁文不于上文迪惟有夏訓釋而此者上注疏漏于此補之也沈誠說文心部文恂信亦釋詁文太學者書篇名也枉禮記云知至而后意誠者蓋知既至則明于善惡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意矣故彼文上文先言欲誠其意者後意誠蓋知至必有所以致其知者臭此謂毋自欺乃爲誠其意自先致其知乃後言知至而後意誠也此文迪知猶致知也忱恂于九德之行也迪知至而后意誠也故引大學以說也引咎繇謨亦行有九所謂知至而后意誠也故引大學以說也引咎繇謨亦行有九惠者亦古掖字言人掖扶其行有九德也九德所以掖行故曰九惠之行九惠具見咎繇謨茲不數云面猶向也鄭君注召誥云面猶回向也鄭又注周禮擯人云面猶鄉也鄉與向同字也云丕讀曰不者古者丕與不通說已具殷庚疏此篇下文云用丕訓惠丕之誼爲大既言亂謀面用丕訓惠此言亂謀面用愚人不訓惠此言亂謀面用丕訓惠丕之誼爲大既言亂謀則不得言向用大順之惠自當如下文所云不訓惠乃始愚當故讀丕爲不也訓順廣雅文烈文詩云四方其訓之鄭箋云天下諸侯順其所爲是訓爲順也云義讀如儀者儀度二字誼異而音則同今人皆以儀爲義義而以義爲仁誼字非矣故正其讀明義儀音相如而誼則異且以見義非仁誼字也云告敕其君之言止此者恐學者不知止以茲惟后矣以上爲告敕其君以下爲周公自言故特明之

乃早惟暴惠罔後注桀所爲惠惟乃不爲往昔先王之任賢惟暴惠之人是用故絕世无後亦粤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一有俊克即俊耿工幸反〔注〕亦者亦夏先王也釐理耿光即就也亦于成湯升天子之位大理上天之光命乃用事牧準三宅之官能就其所居之位言俾職舉剛克柔克正直三惠之俊能就其俊惠言舉不失實俾屑反〔疏〕云亦者亦夏先王也者上言夏先亦夏先王也釐理鄭箋臣工詩言湯之能用賢亦乃承上之詞故云工詩誼也耿光杜林說耿光也從光聖省案杜林傳西州泰書古文此蓋古文說也即就毛詩東門之墠傳誼也云舉剛克柔克正直三惠之俊者鴻範云三惠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詩羔裘云三英粲分毛傳云三英三惠也鄭以鴻範三惠案英俊同是才惠兼人之名鄭箋云三惠剛克柔克正直也說詩之三英則此三俊亦是鴻範之三惠矣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枉商邑用叶于毕邑其枉四匚用丕式見惠叶古文協字見

亦宴反注同〔注〕式燕也湯之嚴威惟能爲大燕于天下者以其能用
三宅三俊故其在商邑用是宅俊以叶和于其邑其在四仁用
是宅俊以大燕于四仁而著見湯之聖慝〔疏〕式法說文彳部戡其
在受慝恣惟羞刑暴慝之人用于毕邦乃惟庶習佚慝之人同
于毕政恣迷巾反正義本作昏衛包所改也說文引作恣書古文訓同〔注〕馬融曰受德受所爲
慝也聲謂恣彊也紂慝性彊梁惟進任刑殺暴慝之人與同于
其國乃爲眾狎習爲淫佚之人與同于其政同者同惡相濟也
毕邦毕政互文〔疏〕馬注見釋文逸周書克殷解云殷末系受慝
受慝即紂也馬君不以受慝連文言桀慝是謂桀所爲慝伯賤鬻敉云奔告于受是紂亦或單偁受不必以受慝兩字目
紂故馬云受所爲慝明此文非以受慝目紂也恣彊說文心部
文云紂慝性彊梁者以彊是剛彊不必是惡慝止訓恣爲彊則
紂之惡猶未甚明故增成其誼以爲彊梁詩蕩篇云曾是彊禦

亦謂紂也毛傳以彊爲彊梁是紂慝性彊梁也彼詩正義云彊
梁者任成使氣之貌是也云同者同惡相濟也者濟成也言君
臣並爲威虐上下惡相成也云毕邦毕政互文者同于毕邦即
是與同謀國政同于毕政亦是同爲虐政于其國是互文也
帝欽罰之乃抴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奄衣玷反〔注〕欽猶重也
式用奄大甸治也天重于罰紂既乃終罰之使我周撫有中夏
用商所受之命以大治萬姓肅曰欽罰者謂須夏五年〔疏〕欽之言敬
敬則必不輕傷故云欽猶重也式用釋言文說文大部云奄大
有餘也故云奄大甸治毛詩信南山傳誼也肅注見正義云欽
罰者謂須夏五年者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謂武王既
即位五年而後代紂是天意須夏紂自是不輕降罰之意肅引以
說此經欽罰其誼固不謬故取之亦粵文王武王克知三有
宅心焯見三有俊心焯之若反正義本作〔注〕焯明也今文俊爲
會〔疏〕焯明說文火部文云焯从說文所引今文俊爲會者蔡邕石經本也上文
曰三有俊石經闕无攷故于此言今文俊爲會案說文火
部引此作俊則會字似非故經不从之而聊存于注以敬事上帝立準長伯長中賞反注同〔注〕文

武惟克知焯見宅俊之心與之敬事上天立以爲民長伯伯亦長也〔疏〕云文武惟克知焯見宅俊之心與之敬事上天者猶前文傳夏王顧俊尊上帝也以之言猶與故解經以字爲與也釋詁云伯長也經長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注〕三事猶伯聯文故云伯亦長也

三宅也上言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下言立事準人牧夫此變事言任人一也言文武立政以任人準夫牧爲三事也〔疏〕此言準夫牧卽上文所言宅乃牧宅乃準下文所謂準人牧夫也以此推之則此任人卽上文宅乃事下文所云立事矣故云此變事言任人一也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執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注〕此皆文武時之官多與周禮異者周公制周禮有因有革也〔疏〕云此皆文武時之官多與周禮異者者虎賁趣馬于周禮屬夏官左右攜僕蓋若周禮太僕射人也鄭注周禮射人云射人與僕人俱掌王之朝位也且引檀弓曰扶君卩人師扶右射卩人師扶左鄭又于檀弓注云卩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若然則此文左右攜僕正當彼二官之職也百司庶府若禮記曲禮云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金司器司貨是也周禮則官各言司者尤多府則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之屬言百庶皆凡括諸官之詞也百司兩見者蓋內外之別與表臣百司則周禮春官之屬司徒司馬司空則周禮六卿之三也案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注以爲殷制然則殷時天子五官文武時爲諸侯降于天子故三官與其餘官名則周禮皆未有見故云多與周禮異者是初時官制如此坿記云天子之

正義又見詩商頌正義云三三邑者亳是湯所都之地故以三亳者湯舊都之民以其時商紂暴虐而服于文王者以言三亳故知分爲三邑也云其長冗險故曰阪尹者阪是山坡之名險之處尹是官長之稱既分亳爲三邑自必各爲立長其云其長偁阪尹自是以冗險處故也云亳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者案鄭注帝告釐沃敘云亳今河南偃師縣又案續漢書郡國志成皐爲縣名屬河南尹南尹緱氏有轘轅闕緱氏亦屬河南尹則成皐轘轅皆近亳也惟降谷則未有見又案郡國志穀城有函谷關穀城亦屬河南尹則函谷亦近亳降谷即函谷也志又偁宏農郡宏農故秦函谷關函谷關有二者漢書武帝紀元鼎三年徙函谷關于新安以故關爲宏農縣應劭注云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關于是徙關于新安去宏農三百里案此言新安而郡國志于河南穀城言有函谷關者蓋兩縣竟地相接關適當兩縣分岭之處故也然則新安函谷之于亳比宏農故關爲近鄭君距徙關時以後三百年矣則所云西降谷蓋指新安之函谷也又案漢書地理志云成皐故虎牢或曰制據隱元年左傳云制嚴邑也則成皐險矣戰國策張儀曰塞轘轅緱氏之口則轘轅亦險要處也水經穀水注云草澗水出新安縣東南流經毋邱與盛墓東又南徑函谷關西關高險陝路出壟郭漢元鼎二年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居關外請以家童七百人築塞徙關于

新安即此處也然則新安之函谷亦險矣鄭君所云降谷必是此也蓋鄭君以亳邑北臨大河故于其東西南三面推求而以成皐轘轅降谷當三亳阪險之處誼實不疑而云蓋者以无明文左證故也皇甫謐說三亳期爲北亳西亳之說謐故欺人凡其所言无一語可信吾不取也文王維辱度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鹵兼于庶言度待洛反注同僞孔本作文王惟克辱宅心茲从蔡邕石經本(注)心能制誼曰度詩云帝度其心常事司牧人撮括上文之官也已用也罔鹵兼无所兼采也庶言衆人毀譽之言也文王无所兼能制誼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皆用能俊有稟者文王无所兼任毀譽之言也(疏)心能制誼曰度毛公傳詩云心能制誼曰度昭二十八年左傳文也引詩者皇矣篇文左傳引皇矣詩而說度字之誼解度字因即引詩以證也云常事司牧人撮括上文之官也者承上諸官名之下而云立茲常事司牧人撮括上文之言此有所指實是撮括上文諸官而言謂總括任人以下至亞旅也已用說文已部文云庶言衆人毀譽之言也者既是庶言而又文王无所兼者則爲衆人之言可知必以爲毀譽之言者史記季布列傳

云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酖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是人君用人往往有以毀譽爲進退者此言文王度心乃能用賢則文王明于知人无藉言爲用舍故解冏鹵兼任毀譽之言也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韋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注〕庶獄衆刑獄庶慎諸所當慎之事庶獄庶慎惟于所司之牧夫訓敕其用命无違命而已庶獄庶慎文王无敢與知于此與爰茹反亦粵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誼慮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茲丕丕基茲僞孔本作此吾从蔡邕石經〔注〕敉之言撫也安也武王率循文王撫安民庶之功不敢廢其誼慮率循文王之謀从其寬容之德用能併受此大大之基也今文基爲其其基之省也爲其其說文亦部云敉今市流反疏撫也鄭注周禮小祝云敉安也故云敉之言撫也安也云今文基爲其者蔡邕石經作其也云其基之省也者言基省土而爲其乃通省字非別爲一字欲見石經雖作其誼實同基也〔疏〕戲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焯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焯正義本作灼茲从書古文訓本相心匠反〔注〕若善也丕語聲也亂治相助也孺子今爲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當效法文武于立事準人牧夫之三宅我其能明知其善乃使之治政以助我受民以和平我庶獄庶慎之事〔疏〕若善釋詁文云丕語聲也者丕本訓大若丕乃如般庚云丕乃敢大言丕乃崇降弗祥丕乃字凡四見皆是語詞丕特其發語聲全无意誼也降弗祥丕乃崇降皇疾丕乃告我高后丕乃崇皆只是發語聲而已此文丕乃亦猶是也亂治釋詁文相助毛詩清廟傳誼也時則勿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慮之彥〔注〕閒隙也美士爲彥乂讀當爲艾艾相也非常之物不注同乂吾蓋反

賑不至時則物有乘閒而至者乃无妄之气非政治所致也自一話一言政事无非毋敢變易我則終維成悳之美士以相我受民而已相心匡反妄巫反〔疏〕閒隙說文門部文美士爲彥釋訓放反治直吏反〔疏〕通說已具君奭疏艾相釋詁文此經上言相我受民此言乂我受民必讀乂爲艾訓艾爲相乃與相我受民合誼矣非常之物以下用王充論衡明雩篇誼也明雩篇云悳豐政得災猶至者无妄也悳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政治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无妄則內守舊政外脩雩禮以慰民心故夫无妄之气秫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政事无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敕成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悳之彥以乂我常之變无妄之气閒而至也是其誼也〔疏〕戲子曰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謀于庶獄庶咎惟正是雙之〔注〕徽善也人之善言以上所云是也周公以所戒託爲羣臣之言故曰子旦既受人之善言皆告孺子王矣繼自今爲前王守文之子孫承重大之任其毋誤于庶獄庶咎惟正人是治之也今文受爲前徽爲微上時掌反〔疏〕徽善釋詁文云人之善言古之人迪維有夏至以乂我受民皆是也者謂上文羣臣之言者其說已具詳于篇史記外戚世家云繼體守文之君素隱曰守文者謂非受命創制之君伯守先帝法度爲之主爾云惟正人是治之者此篇皆言用人上言庶獄庶咎惟有司之牧夫皆謂非受命于庶獄庶咎惟正是雙之自是謂用正人是治之故解經正字爲正人謂中正之人也云今文受爲前徽爲微者謂蔡邕石經自古商人亦粵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雙〔注〕繹陳也自古商湯亦于我周文王其立政于立事牧夫準人之官則能尻得其人能用陳其謀斯乃使之治事〔疏〕繹陳釋詁文經言則克宅之謂能尻其人于此三宅故云于立事牧夫準人之官則能尻得其人言克由繹之茲乃俾雙是正說克宅之實則是謂此人能由繹我乃使之治也故云能用陳其謀斯乃使之治事正義引王肅注云則能尻

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
夫文王未嘗一統何得云使天下治肅說非也國則罔有立政
用諺人不訓悳是罔顯在毕世諺七廉反正義本作憸書古文
勿以諺人是卽此經下文也字當从說文爲正此文當與尚書
下文書一故定从諺僞孔本訓下有于字蔡从蔡邕石經〔注〕馬
融曰諺人憸利佞人也聲謂國若无有立政用諺人不順之悳
是无有光顯在其世矣今文在爲哉憸七廉反〔疏〕馬注見釋文
佞人也者說文心部云憸又息廉反〔疏〕云諺人憸利
憸當作憸乃說文言部引此下文勿以諺人字作諺者叅假借
字也鄭君說文敘自言書備孔氏必孔氏古文作諺人而未重
從之也至于諺之本訓則說文云問也是非此經諺故以爲假
借字也云今文在爲哉繼者蔡邕石經作哉也繼自今立政勿以諺人其爲吉士用勸
相我邦家僞孔本勿上有其字邦家作國家茲故據說文〔注〕勸
所引正之勸巫阪反舊音莫話反相心匹反〔疏〕勸
勉力也讀若萬自今立政毋用諺人其惟善士用以勉助我國
家焉〔疏〕云勸勉力也讀若萬者說文力部文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

獄惟有司之牧夫〔注〕于今守文之子孫乃惟孺子王矣其毋誤
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者擇其人而專任之〔疏〕云專任之者此
夫與上文語同上言庶獄庶尹亦敢知于茲是言文王專任有司之牧夫此文誥亦然矣其克詰爾戎兵
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備以覲文王之耿光
以揚武王之大烈詰當一反方依注作〔音義〕鋪光反備古服字〔注〕詰謹也謹爾戎兵戡
武脩文以襄遠也陟登也禹卽成五服至于面各五千里四面
相距爲亡萬里要服以內爲中國分爲九州爲亡七千里夏末
既衰土地四削幅隕減殺殷商承之更制中國亡三千里之畛
亦分爲九州州各亡千里焉周公輔成王致太平復禹之舊域
分其五服爲九亦爲亡萬里亦以要服之內亡七千里爲九州
故曰登禹之迹方當爲旁壞字也旁溥也覲見也耿亦光也烈

業也其能謹爾戎兵以柔懷遠人以登復禹之舊迹聲教溥行乎天下至于海外无有不服于以見文王之耿光焉于以揚武王之大業焉今文耿爲鮮旁鋪光反見亦宴反鮮相然反(疏)詁謹爾戎兵踐武脩文以襄遠也者鄭注周禮大司寇職詁也云謹爾戎兵踐武脩文以襄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踐武所以謹戎兵也踐武脩文所以襄遠也陟降說文自部文云禹郎成五服至于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匸萬里要服以內爲中國分爲九州爲匸七千里者鄭注咎繇謨郎成五服至于五千之詁也已于咎繇謨具錄其注矣云夏末既衰土地四制幅隕減殺殷商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畛亦分爲九州州各匸千里焉者禮記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匸三千里三而九匸千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王制又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鄭注云春秋傳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爾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匸百里有匸七十里有匸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併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匸二千里之畛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案鄭公必以

王制所言爲殷制者以中國方三千里之畛上叶之唐虞及夏初之幅隕皆不合下攷之周禮亦不符故推以爲殷承夏末而然是固信而有徵者故此依用其說云周公輔成王致太平復禹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亦爲匸萬里亦以要服之內匸千里爲匸萬里要服以內爲九州矣鄭注咎繇謨云禹敷土既畢寘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各五千里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于周爲王畿其咎繇當侯服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其咎繇當衛服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匸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咎繇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相距爲匸萬里是周之九服比禹之九服成之五服廣袤正等經言陟禹之迹此之謂矣云方當爲旁壞字也者說文引書曰旁迷

周功白虎通引書旁施象測維明論衡引甫刑庶僇旁告无辜旁字必作匚正義皆改作方予于諸文既皆有據以更正之矣此經方字書无所依據故不敢于經文直改作旁誼乃可解說但未引見它書旁字者旁中有方文旁字容或缺壞而徒存方文若鄭注檀弓云衣當爲旁壞字也旁溥說文上部文觀見釋詁文耿光光杜林說文云今文耿爲顯者據蔡邕石經殷殷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注)常人有常德者(疏)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鄭注云庸有常也則有常是人之一德皆繇謨云章厥有常吉哉謂明其德有常乃爲善人故云常人有常德者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長知賞反(注)蘇公名忿生當武王時爲司寇者式灋由用也太史掌六典八灋八則凡國之典籍皆藏焉蘇公蓋有成灋藏于太史故因上言庶獄而呼太史以丁寧焉言司寇蘇公之灋敬爾用獄以培長我王國傅蘇公之灋善(疏)藏才云蘇公名忿生當武王時爲司寇者者成

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也式灋說文工部文由用小弁詩鄭箋詔也云太史掌六典八灋八則者周禮云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鄭注云典則亦灋也逆迎也六典八灋八則家宰所建以治百官太史又建焉以爲王迎受其治也案六典八灋八則並見太宰職六典者一日治典二日教典三日禮典四日政典五日刑典六日事典是也八灋者一曰官屬二曰官職三曰官聯四曰官常五曰官成六曰官灋七曰官刑八曰官計是也八則者一曰祭祀二曰灋則三曰廢置國之典籍皆藏焉者太史既掌六典八灋八則則凡典籍大制該于此矣且其職云凡辯灋者效焉則凡灋皆藏焉可知也又昭二年左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是凡典籍皆藏于太史也云蘇公式則蘇公治獄有成灋藏于太史者以傅司寇蘇公式則蘇公有成灋藏于太史既掌典籍之藏則蘇公有成書可知太史傅之也但此是推度經意以爲說未有他據故不敢質言而云蓋也案蘇公于武王時爲司寇去此時未久容可此時尚在安知周公非並呼太史及蘇公兩人而必知是對太史傅蘇公式者以周禮太史是下大夫司寇是卿茲不嫌先呼卑者而後尊者且司寇蘇公兼傅官與人太史唯舉其官不傅其人故知非並呼也又況經文式字不可屬下讀蓋式之爲詔有用與灋兩訓

若以屬下則用敬爾用獄皆不詞自當讀司寇蘇公式爲句謂是儆蘇公式爾由獄之濂也若然則此是專告太史則敬爾由獄之濂也若然則此是專告太史則敬乃云儆蘇公之濂善者蓋治獄實非太史之職不得謂美太史敬用獄也詳經文意是謂如司寇蘇公之濂則能敬爾用獄以培長我王國是儆蘇公之濂善不必執泥爾字以爲若所告語之人也茲式有咨乃列用中罰列力制反又注同注茲式指謂蘇公之濂也于此濂有加咨爲以其輕重條列而用其中罰可也周禮曰刑平國用中典

疏承上言司寇蘇公式而云茲式有咨故知茲是指謂蘇公之濂也引周禮者大司寇職文彼鄭注云平國承平守成之時則此用中罰正合周禮用中典之意故引以爲證

賄息咨之命弟八十八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周書二十八

亳姑弟八十九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周書二十九

君陳弟九十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周書三十

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戲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疏戲是惟良顯哉注鄭康成曰嘉善也猶道也戲是惟良顯哉案坊記上文言善則儆君過則儆己其下即通繇道亦釋詁文也云於戲是惟良顯哉注鄭康成曰嘉善也猶道也疏禮記坊記篇引君陳文如此茲并坊記之鄭注錄之嘉善釋詁文猶與繇我君之德而增益之云臣人哉若時惟良顯哉案坊記上文言善則儆君過則儆己其下即引此文以證若尚書原文果有臣人哉若時句則坊記引此文至惟我君之德而止可也必不倒去臣人字而引良顯句矣且若以良顯爲儆臣則與善則儆君之意相違戾坊記案坊記上文言善則儆君過則儆己其下即增益非尚書本如此也又案此文自是臣下之言相勸勉以善則儆君之誼故坊記引之若出于人君之口則是讓善且道諛矣僞孔氏乃以此爲成王之言曾謂成王之賢而攘善道諛乎誣甚矣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注鄭康成曰克能也由用也疏禮記緇衣篇引君陳文如此茲并緇衣之鄭注錄之克能釋言文由

用毛詩君子陽陽傳誼也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注〕鄭康成曰自由也師庶皆衆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一也度大洛反內奴衆反〔疏〕此文亦引見緇衣篇偁君陳曰自由也此云自由轉相訓也釋詁庶師同茲亦并其鄭注錄之釋詁云由訓衆故云師庶皆衆也虞度釋言文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七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